

綻放在西藏高原上的信仰之花——  
今日鹽井天主教會團體的現狀與簡析

郭曉平 著

綻放在西藏高原上的信仰之花——  
今日鹽井天主教會團體的現狀與簡析

郭曉平

聖神研究中心





# 綻放在西藏高原上的信仰之花

## 前言

在二十一世紀的今天，人類社會因世界日趨多元化，而不得不面對諸多的困難與挑戰。各種思想、文化、信仰和傳統的交流與碰撞，在豐富人類精神世界的同時，也帶來因不同而產生的歧義、矛盾，甚至是分裂與爭鬥；因此，如何促進人與人、國家與國家、團體與團體之間的和平相處，也成為今日各宗教團體一個急迫的使命。不同的宗教之間，以及宗教與不同文化傳承之間，必須通過更多的對話與交流，從而促進彼此的認識與理解，進而達成合作與共融，為人類社會樹立和平的榜樣。在這樣一個時代的呼召背景之下，本文通過對今日西藏鹽井教會——這個身處不同宗教與文化環境中的天主教會團體的簡析，為讀者展現一個活潑的信仰團體的生命見證。通過探討鹽井教友在個人及團體生活中的信仰表達，以及他們與佛教和本地文化的互相影響之下所呈現的特點，本文為讀者指出，宗教與宗教、宗教與文化的多元共存不但可行，更是所有真正宗教團體實踐真理的最終方向。

本文第一部分將簡略介紹西藏鹽井教會在歷史上的發展及今日的現狀；因為正是如此深刻的歷史經驗，才造就了今日鹽井教友堅固且活潑的信仰。文章的第二部分聚焦於鹽井教友如何在二十一世紀的今天，保持著他們信仰的虔誠與熱情。在這一部分，讀者將與鹽井教友一起體驗當天主成為了藏族、成為了鹽井人的時候，祂與鹽井教友之

間不離不棄的愛。這位藏族的天主，又是如何教會了鹽井教友，通過活躍且溫暖的信仰團體，與佛教徒和當地文化對話，並在愛內共融。本文的第三部分，嘗試對鹽井教會的管理和發展，從「同道偕行」（Synodality，又譯作「共議同行」）的角度進行反省。西藏鹽井天主教會並非一個完美的信仰團體，因此，本文的第四部分探討了現今鹽井教會面臨的幾個主要挑戰。儘管如此，鹽井教會與西藏佛教及本地藏文化之間相處的模式與共處的經驗，以及在今日所呈現出的信仰生命的頑強與活潑，對其他地方教會，仍不失為一個良好的榜樣。

本文是作者採用民族學研究（Ethnographic Research）方法，對鹽井天主教會進行研究的結果。通過在鹽井教會前後近四個月的生活，作者近距離觀察、接觸及參與了當地教友的生活、勞作、慶祝、宗教禮儀與祈禱。在鹽井教會生活期間，作者參加了葬禮（兩次）、聖灰禮儀、聖週禮儀、復活節、聖神降臨節、母親節及聖誕節。作者亦隨同神父送聖體到四個家庭，見證了洗禮（兩次），走訪教友及佛教徒家庭 20 次，參與收麥子／青稞四次。作者更對 22 位教友進行了深度訪談，與近 40 位村民（包括教友及佛教徒）進行互動與簡短交流。除作者在鹽井教會自身的生活體驗外，本文也參考了其他學者的研究成果，如顏小華、劉君、楊健吾等。在對鹽井教會進行教會學和牧靈角度的反省時，作者主要借助了教會的文獻和教宗方濟各的訓導作為指導方向。本文所用的研究方法，同時兼具優勢與缺點。例如，大量的深度訪談，為作者和讀者對瞭解鹽井教友內在的信仰體驗，提供了豐富又生動的第一手資料。

另一方面，因為語言的障礙而無法針對某些問題做群體的問題調查，使得訪談內容無意中成為鹽井全體教友信仰經驗的代表，進而導致文章忽略了鹽井教會信仰表達的不同層次和深度。另外，作者在鹽井生活的四個月時間，只是對鹽井教友多年信仰生活的驚鴻一瞥。如果能延長在鹽井的時間，則可以更深入、更多方位的瞭解鹽井教會的信仰生命。最後，因不可避免的民族學研究方法的限度，本文作者對鹽井教會的觀察和解讀，可能受到主觀因素的影響，包括作者自身的文化背景和信仰經驗等。故此，本文對鹽井教會的剖析和評價，具有一定的主觀性和研究者偏見。儘管如此，作者仍希望這篇關於鹽井教會的報告，為將來研究其他地方教會，起到拋磚引玉的作用。

## 第一部分 在衝突與融合中誕生並成長的鹽井教會

納西民族鄉，又名鹽井（藏語是 YarKalo、亞卡樓），意為「產鹽地」，隸屬西藏自治區昌都市芒康縣。這裡地處川滇藏三省交界處：向東跨過金沙江便是四川巴塘縣，向南則進入雲南德欽縣，西和北分別與西藏的碧土縣和芒康縣接壤。橫斷山脈、寧靜山脈、美麗的瀾滄江，及千年的古鹽田，均在鹽井境內。由上鹽井和下鹽井兩個村落組成的納西鄉，居住著藏族、納西族和漢族。

在這塊小小的土地上，既有佛教寺廟，也有天主教堂。鄉民們的宗教信仰分佈也獨具特色。在上鹽井村，約 70% 的藏民信仰天主教；在下鹽井村，則有很多納西族人信仰藏傳佛教；另有小部分人，信仰納西族的東巴教，或古老的西藏本土宗教——苯教。可見，鹽井是一個多元民族、多元宗教，及多元文化彙聚之地。生長在如此多元又融合的人文環境裡，鹽井人對不同的人文傳統，有著極大的尊重與包容。他們的思維也更開闊，對新鮮事物更傾向於欣賞與接納。

鹽井人前瞻性的思維，也體現在對下一代教育的高度重視。下鹽井村是整個西藏自治區唯一一個同時擁有小學和中學的村子。這裡青少年就學率高達 95%。鹽井學校的畢業生中，有 500 多人在內地工作，其中來自上、下鹽井村的就有 298 人。很多人成為省、地、縣、鄉級的機關幹部，因此，

鹽井被喻為「秀才之鄉」。<sup>1</sup> 作為茶馬古道滇藏線進入西藏的第一站，鹽井自然也成為了西方傳教士從雲南和四川進入西藏傳教的一個重要落腳點。因其所處的特殊地理和人文環境，坐落於瀾滄江東岸上鹽井村的天主教堂，成為了唯一一個在西藏地區紮根並成長起來的天主教團體。<sup>2</sup>

### 1.1 在迫害中紮根的信仰

早在十七世紀初，已經有西方傳教士進入西藏地區傳教，並在不同地方建立過信徒團體。大約在道光二十七年（1847年），福音的種子就被傳教士帶到了芒康地區。1865年，法國巴黎外方傳教會的畢天榮神父（Félix-Marie Biet, MEP, 1838-1901）和德格定神父（Auguste Desgodins, MEP, 1826-1913）在鹽井開創了教會團體。他們從貢格喇嘛手中，買下了上鹽井的一塊地皮；在6,000多平方米的土地上，建造了一座天主教堂及15間附屬住房。傳教士在鹽井傳播基督福音的同時，也幫助當地藏民改善生活狀況。他們設立診所救治病人，建立流動圖書館，並教當地人文化知識和種植由法國帶來的蔬菜和水果的種子。自1865年到1950年為止，先後有畢天榮、德格定、蒲德元（Pierre Marie Bourdonnec）、魏雅豐（André Alphonse Vignal）、呂神父（Victor Nussbaum）、蔔爾定（Émile Burdin）、和杜仲賢（Maurice Tornay）等17位傳教士在鹽井傳教。他們來自法國和瑞士，並分別隸屬法國巴黎外方傳教會和瑞士大聖伯納

- 
- 1 顏小華，〈關於藏邊鹽井村的宗教與現狀考察〉，《中國藏學》，2009年第4期（總第88期），頁46。
  - 2 在全西藏地區，鹽井天主教會，也是唯一一個擁有正式教堂的基督徒團體。雖然歷史上，不乏基督新教傳教士入藏傳播福音，遺憾的是沒有一座基督教堂能倖存下來。今日基督新教在西藏地區，也有家庭聚會等活動，但都非官方認可的團體。

修會。<sup>3</sup>

與福音初到世界其他地方的遭遇一樣，傳播基督福音的傳教士，在鹽井也受到了極大的衝擊和迫害，這是一個痛苦又危險的宗教之間的磨合過程。與其說藏傳佛教的僧人們，因信仰內容的不同，而反對天主教在本地的傳播，不如說他們是更懼怕新的信仰團體將脫離他們的掌控，進而導致他們在權力和利益上的損失。傳教士們和這個新興的信友團體，時常遭到佛教喇嘛的攻擊與驅逐。這些暴力衝突，不但導致傳教士們常常被迫離開鹽井，更有多位傳教士和信徒被殺害。直至 1949 年，前後共有七位外國傳教士，為鹽井教會的紮根和成長獻出了生命。今天，在鹽井教會墓地裡，還安葬著四位外國傳教士，其中有兩位就是在教難中致命的。雖然這個福音初傳的過程充滿艱辛與犧牲，但殉道者的血換來了信仰在鹽井人生命中的紮根與成長。根據 1949 年的統計，那時鹽井已有天主教徒 342 人。<sup>4</sup> 與人數眾多的佛教徒相比，天主教徒只是一個很微小的群體；但是鹽井教會能夠頑強地在與佛教勢力的鬥爭中生存下來，確實是天主奇妙恩典的見證。

## 1.2 在動盪中持守的信仰

1949 年 8 月 11 日，最後一位在鹽井天主教堂服務的杜仲賢神父及其隨從，在前往拉薩為取得達賴喇嘛的傳教准許時，在舒拉山口被當地仇教者殺害。1950 年左右，所有在中

---

3 顏小華，〈關於藏邊鹽井村的宗教與現狀考察〉，頁 43。

4 劉君，〈康區外國教會覽析〉，《西藏研究》，1991 年第 1 期，頁 91。

國的外國傳教士，全數被驅逐出境。在之後的四十多年的時間裡，鹽井天主教堂再無常駐神父。在這個青藏高原的小小角落裡，鹽井的天主教友真正成了沒有牧人的羊群。彼時，不但教堂及所有教產，被當地佛教的崗達寺霸佔，許多信徒也被迫放棄天主教，而皈依佛教並更換名字。<sup>5</sup> 1951年，西藏獲得和平解放；但因歷史及政治原因，鹽井天主堂仍未能恢復宗教活動。教堂先是被用作進藏解放軍的軍需倉庫，後又成為鹽井鄉小學和中學的所在地。教堂大廳被改成教室，祭台成了講臺，所有聖像也被遺棄在角落裡。

在文革浩劫中，傳教士留下的圖書資料悉數被燒毀，教堂的東西也被洗劫一空。倖存下來的，只有兩個蠟燭台和一件黑色祭披。當時的教堂是典型的羅馬式建築，教堂旁邊有一棟三層建築，面積約 1,000 平方米。解放前，這些房間曾作為教會學校、診所，以及神父、修女和外來信徒的住房。文革中對宗教的迫害與衝擊，使這座百年教堂，變成了一片廢墟。在那段黑暗的日子，天主教的修女和信徒，被視為帝國主義走資派、牛鬼蛇神、特務，而遭受了極大的迫害。<sup>6</sup> 教友們沒有團體祈禱，沒有彌撒和聖事，以至私下的家庭祈禱，也不敢輕易舉行，因為教友們的一舉一動，都有可能被用心不良的人舉報。教友們無法

---

5 其他藏族人在出生時取藏族名字，而鹽井的教友沒有藏族名字。他們皆以領洗時的聖名，作為自己的名字；因而改名字意味著放棄自己的天主教信仰。

6 鹽井教會在解放前，曾經有過四位修女。在文革期間，阿尼修女仍舊在家中，保守著修道的誓願，並在文革後，成為當地教會的基石，帶領教友回歸信仰生活。

公開聚會祈禱，只能把信仰默默藏在內心深處，並在獨處的時候，獨自偷偷與天主說話。在如此艱難的境遇中，鹽井教友們仍然努力地把信仰傳遞給後代。當有新生兒誕生，家族中的長者或是修女，會偷偷地為嬰兒授洗。鹽井人相信，只要他們的後代還在，天主教的信仰就不會在這片藏區的土地上消失。

1980年宗教信仰自由的政策得到恢復，鹽井教友們可以公開地度信仰生活；但因教堂院落尚未還給教會，大家就在教友烈央的家裡聚會祈禱。隨著聚會人數不斷增多，烈央的家已經無法容納更多人。1983年，教友們一起在現國道旁木材站上面的山坡上，建了一個臨時祈禱所。兩年後，當政府將教會房產歸還給教友們的時候，教會除了院牆，什麼都沒有。1987年，教友們申請各級政府的幫助，並獲得25,000元（人民幣）撥款，加上教友們自己集資的7,000元，大家在原教堂的牆基上，重新修建了一個與當地民居的平頂式藏房相同的土木結構的教堂。從那時起，教友們每天早晚來到教堂一起祈禱。大節日的時候，邀請雲南的神父，來為信徒們主持彌撒、施行聖事。因那時交通尚不發達，外地神父來主持彌撒，需要在顛簸的土路上乘坐汽車。到達不能通車的路段，則由教友們騎馬去迎接。雖然沒有本堂神父，但在會長阿尼修女帶領下，以及德仁、烈央、大榮生、小榮生、沙嘎仁等教友骨幹共同努力下，教堂日常事務管理得井然有序。這個小團體的凝聚力和彼此團結友愛的精神也越來越強大。<sup>7</sup>

---

<sup>7</sup> 宗教信仰自由後，鹽井教會的這段歷史，由魯仁弟口述，作者進行了整理。

從 1950 年到 1996 年第一位本地神父的祝聖，近 50 年的時間裡，鹽井教會猶如一個被世界和普世教會遺忘的角落。教友們在沒有神父、沒有日常彌撒和聖事滋養的情況下，依然堅守著信仰。鹽井教會有如一朵天主教會的雪蓮花，在天主奇妙的恩典中，悄無聲息的在青藏高原上綻放著。

### 1.3 在希望中成長的信仰

1996 年，鹽井教會迎來了重新開堂後的高光時刻，即第一位從自己的團體中成長起來的聖召——本村的魯仁弟被祝聖為神父。他是一個充滿激情與能力的年輕人。作為鹽井教會第一位藏族本堂神父，他在 1998 年帶領教友們，為鹽井教會翻建了生活區二層小樓。2002 年到 2004 年，拆除了搖搖欲墜的木製民居式舊教堂，重建了一座嶄新的、將藏族風格與西方建築融為一體的新教堂。自此，在 214 國道旁巍然聳立的藏式天主教堂，成為鹽井的地標、進藏遊客的打卡點，更是天主教信仰在西藏的生活見證。擁有了弘美壯觀的現代化教堂，又有神父與修女的牧養，鹽井教友們在期待信仰生活的日益加深。<sup>8</sup> 然而，天主對他們的考驗再次來臨，且是更嚴峻的一個。

鹽井堂區雖名義上由大理教區代管，但因大理教區自身尚不完善，更是無暇顧及這裡。自從被祝聖成為神父後，魯仁弟便在這個幾乎與世隔絕的小村落，孤身一人奮

---

8 另外，恢復信仰自由後，鹽井教堂有兩位出自本村的女青年——瑪利亞和阿尼，在內地某修會團體接受培育並發願後，被派遣回到鹽井堂區，與魯仁弟神父一道做牧靈工作。

鬥。所有一切工作：從牧靈服務到堂區建設，從跟政府交涉到向外地教會求援等，都是他獨自一人承擔。期間的艱辛，勞累與孤立無援的無助感可想而知。因為連續幾年的高強度牧靈工作，再加之沒有司鐸團體的支援，以及與其他教區和教會團體的連接，<sup>9</sup> 魯仁弟神父自覺身心疲憊不堪；他極需身心靈的休息、調整與充電。然而作為西藏地區唯一的神父，他既無資源也沒有時間，允許他尋找更新自己的機會與環境。多種原因之下，他無奈地選擇了離開神職界。至今，每憶及此段經驗，魯仁弟都感慨：「如果那時能有一個機會出去休息充電，哪怕是短短幾個月，那麼，結局又是另一個樣子了。但，一切都是天意吧。」<sup>10</sup>

隨著魯仁弟神父的離職，鹽井堂區的兩位修女，也跟著還俗回家了。堂區三位牧者相繼離開，這個打擊令鹽井教友們非常心痛。可是，天主的奇妙安排，卻又讓鹽井堂區絕處逢生。雖然魯仁弟神父在 2006 年離職，但在老修女阿尼和眾多教友的挽留下，他放棄了去拉薩工作的計畫，接受了做堂區教友管理委員會負責人的使命。自此，魯仁弟以平信徒身份，與領導班子的其他成員，共同負責堂區的大小事務。雖然公開身份已不再是神父，但是他依舊以教會為家，盡心盡力地為堂區的發展而付出。只是這次，他背後有了妻子和孩子，以及堂區領導小組的成員們，陪伴他一起面對困難與挑戰。

從 1996 年擁有第一位出自本地的堂區神父，到疫情

---

9 歷史上，鹽井堂區曾隸屬康定教區管轄，後名義上由大理教區代管。但事實上，鹽井堂區是一個無教區管理的團體。

10 本內容源自作者對魯仁弟的深度訪談。

後的 2023 年，鹽井堂區的教友們，共同經歷了諸多波折與變故。例如，堂區架構從神職人員管理，變為平信徒領導班子自主管理。信仰生活從每日參與彌撒，到習慣於每日早晚的公共祈禱誦經。可是，鹽井教友們追求信仰和為基督做美好見證的信心與努力卻從未放棄。鹽井教會多次出資派遣信仰熱忱的教友，去內地教會參觀、交流與學習。在條件允許時，也邀請有牧靈經驗的神職人員和平信徒來鹽井教會辦教友培訓。在這些努力之下，很多教友更加熱愛讀聖經，更加注重在生活中實踐信仰。<sup>11</sup>

今天的鹽井教會，散發著對信仰的古樸的虔誠與熱愛。身處佛教信仰的世界中，他們一方面與不同宗教和睦相處，同時也著力確保他們的下一代，在濃厚的天主教信仰氛圍裡成長。每個主日（儘管通常沒有神父來做彌撒），大人都帶著孩子們歡喜地來到教堂。很多奶奶和媽媽（偶爾也有爺爺或爸爸），都背著年幼的孩子，跪在那裡虔誠祈禱。這「脊背上的信仰」，以及清晨和傍晚鹽井教會祈禱的鐘聲，都在向人們展示著一個在希望中持續成長的信友團體。那麼，鹽井教會何以能夠在經歷種種磨難與考驗後，依舊散發出信仰的生機與活力？他們的靈魂深處，又是怎樣的一位天主在陪伴、支持與引導他們前行？走入鹽井教友的信仰生活深處，我們將發現一個獨特的鹽井教友的神學、靈修及教會觀。

---

<sup>11</sup> 同上。

## 第二部分 藏族的天主和祂的鹽井子民

在進入鹽井人與天主的關係這個主題前，有必要先探討一下西藏人與大自然的親密關係。因為人越接近自然，就越走近神。在很多發達的大城市，各種現代化的元素，將人們與真正的大自然隔離。頭上高遠的天空和腳下的土地，常是被污濁的空氣和厚重的水泥及污垢遮掩著。目之所及，沒有多少自然的山水花草，多的是高樓大廈和各種建築或圍牆。即使公園綠地，也充斥著人工的味道。然而，在青藏高原上，湛藍的天空和潔白柔和的雲彩，近的似乎可以觸手可及。村落與小鎮，大多坐落在一眼望不到盡頭的群山峻嶺之中。藏族人的世界，沒有太多紛雜的人群，更多的是純粹、神奇又美麗的大自然。他們每天抬頭所見，除了碧空白雲，就是連綿不斷的山脈、奔流不息的河川，或是廣袤的草原；還有些地方，常年被雄偉的雪山環繞。藏民們不僅看見、聽到，和觸摸到大自然，他們更能感受到自然背後那神奇的力量，並在內心深深地敬拜和愛慕它。一首藏族原始的神話歌謠寫道：「天地混合在一起，請問誰把天地分？陰陽混合在一起，請問誰把陰陽分？分開天地是大鵬，分開陰陽是太陽；砍下牛頭放高處，所以山峰高聳聳；割下牛尾放山陰，所以森林綠鬱鬱；剝下牛皮躺平處，所以大地平坦坦……。」<sup>12</sup> 在藏族人心裡，天、

---

12 央視網，電視節目《瀾滄江－湄公河流域簡介》解說詞（2007年12月29日），2024年1月30日取自：<https://discovery.cctv.com/20071229/104133.shtml>。

地、山、林、石、水，都被賦予了靈性生命。出於這種對自然神聖的敬畏，藏族的部落、村寨或家庭，都會供奉各自的神山、神樹、神石、神水、或神湖。他們活著，就是在與神聖的連接中活著。一位作家這樣描寫藏人的生活：

「一個牧民一生中交往的人可能不超過二十個——這項統計當然不包括在朝聖路上和寺廟儀式上見到的人群。我們所指的，至少產生過語言聯繫。在更多的時間裡，他們所打交道的，除了家人，就是神靈……在更多的時間裡，只有蒼天能夠滿足牧人們交流的欲望。當然，還有他們日夜不離的牛羊和身邊僅有的親人。」<sup>13</sup>

這自古傳承下來的對神聖的信仰與敬畏，也深刻影響著鹽井人與他們的天主的交往。這世界上，很多人尋求信仰，是為了得到神明的護佑與降福。比如，在佛教某些寺廟，新年的頭炷香可以賣到幾十萬，因為善男信女們認為，這是得到佛的最多恩賜的一炷香。這樣的宗教行為，已經與純粹的信仰日行漸遠，且更像是一種赤裸裸的交易。而鹽井人對神的虔誠是發自內心的，是自然的，是沒有任何功利與目的的。他們與神的關係不是被教導的，也不需要刻意去建立。這種親密的神一人關係，就流淌在他們血液中。誠然，鹽井人在需要與無助的時候，也會祈求天主的幫助；但他們對天主的朝拜與敬畏，絕非為了得到天主的降福，而是一種自然而然地對天主的敬畏、熱愛與

---

13 祝勇，《西藏，遠方的上方》（遼寧教育出版社，2006），頁18。

無比的信靠。

## 2.1 鹽井人經驗中的天主

### 2.1.1 鹽井人的天主是他們虔誠敬愛的藏族父親

在藏族人的生活中，父親是一個威嚴又慈愛的形象。他是一個家庭的代表，具有管理和決定家庭重大事務的權力。然而，有權威的父親，卻不是一個讓孩子懼怕並逃避的爸爸。相反，他也是一個能蹲下來與小孩子玩耍，做鬼臉逗小孩子開心，或者抱著孩子跳弦子舞的親切的爸爸。當鹽井教友與天主來往的時候，他們自然而然地愛著這位天上父親，如他們自己的藏族父親。無論在祈禱、參與彌撒，或領受聖事時，他們流露出來的真摯與虔誠，是很少在其他地方教會看到的。

在宗教信仰領域，虔誠這個詞是一個複雜的表達。最初，它形容一個人對信仰的真實與投入。可是，有越來越多外表虔誠的人，在宗教殿宇裡熱切祈禱；一轉身，卻做著相反虔誠的事，因而虔誠也慢慢染上虛偽的味道。在天主教會裡，很多人認為信仰虔誠，就是熱切的、多多的唸經，以及規規矩矩的向祭台和聖像鞠躬；但在生活中卻少見虔誠結出的果實。這樣的虔誠難免成為功利的、有目的性的行為。功利性的虔誠並非發自對天主的深深愛慕、敬仰，和承認祂是父親，反而是出於對天主的懼怕。虔誠變成了對天主的討好和諂媚，是刻意維護跟祂的互利互惠的關係。似乎如果不虔誠，天主就會生氣，就不會答應人的請求，就不會喜歡和看顧人。同樣，如果天主沒有答應人的請求，這份虔誠也立即消失得無影無蹤。不難看出，今

天很多教會及信徒，都被這交易性質的虔誠而污染，從而失去了信仰的純真。

鹽井教友則讓人看見不一樣的虔誠。每當祈禱的鐘聲響過，教友們三五成群的來到教堂。早來的大人們會坐在堂門口分享閒聊，小孩子們在院子裡追逐嬉鬧。當人來的差不多了，便在魯仁弟的帶領下魚貫而入。沾了門口的聖水，他們會整個身子匍匐在地，朝向祭台磕頭。起來走到要進入的跪凳旁邊，再次匍匐在甬路中間，向著祭台磕頭行禮。這一套的動作，呈現出一種對神自然而然的敬拜、尊敬和愛慕。它源自一個真實存在的關係，即天主是他們的父親，他們是天主的孩子；所以，每次見到父親，要行大禮表達對父親的孝愛。這也解釋了為何在沒有彌撒和神父的情況下，每個主日都會有七、八十的教友，來參加集體祈禱；因為他們知道，在主日的團體祈禱中，他們是在直接面對天上的父親。他們不是為參與儀式或活動而來，而是純粹為敬拜天上的父親而來。教堂是天父的家，祈禱是對祂的敬拜。他們對天上父親做的這一切，在他們看來是理所當然的。

他們的虔誠是自主自發的，沒有任何功利心與自私的企圖；因為他們確信，無論神怎樣對待他們，祂永遠都是愛他們的父親。無論是一個小時還是兩個小時的祈禱，除了年老體弱的，其他人都是全程跪著。當問及魯仁弟，為什麼一定要跪著祈禱，他謙卑地說：「我能為天主所做的，也只有跪著了。」<sup>14</sup> 在他們看來，雙膝跪下，是他們能給

---

<sup>14</sup> 本內容源自作者對魯仁弟的深度訪談。

予天父最基本的敬禮。鹽井教友外在的虔誠，是內在認知與情感的自然流露與體現；他們讓人看到，源於一個真實的神人關係的虔誠是自然、放鬆和令人動容的。在這裡，不禁讓人想起當教宗方濟各還是貝爾格里奧樞機時，對教理老師們的教導：「朝拜就是要俯伏在地，謙卑地承認天主的無限偉大……朝拜就是要發現他的慈愛並在他內找到安慰和休憩……朝拜就是走向合一，就是發覺我們是同一天父的兒女，是一個大家庭的成員。」<sup>15</sup>

### 2.1.2 鹽井人的天主是一位不離不棄的愛人

在聖經中，《雅歌》通過描述甜蜜美好的男女之間的愛情，來表達天主與人類之間的深刻的愛。鹽井人與天主之間的愛情，比《雅歌》中的愛情更真摯而彌堅。這是一份經歷腥風血雨仍彼此忠誠、不離不棄的愛。無論是在最初開教時，信徒們一次次在教難中為信仰致命，或是後來在文革的迫害中默默持守信仰，鹽井教友們用生命和鮮血，表達了對天主堅定的信賴與忠貞的愛。在這一次次考驗中，天主也賦予祂鹽井的孩子們極大的安慰、勇氣與希望。鹽井人與天主就像一對經歷風風雨雨的戀人，雖總是被人企圖強力拆散，卻愈發彼此相愛與珍惜。教難、迫害與困苦，不但考驗了他們彼此的情誼，也更一次次堅固了他們對彼此的信任與忠誠。舊約中的以民跨紅海、入福地、被壓迫、被充軍，雖曾對天主失望抱怨，卻又因著對天主的信賴而劫後餘生，重獲幸福。很少有其他民族如同

---

15 教宗方濟各著，甘保祿譯，《人們渴望見到耶穌——給教理老師的書信和講道》（澳門：樂仁出版社，2014），頁 29-30。

猶太人一樣，在坎坷中與天主建立深厚的感情，而鹽井人的信仰經歷，卻可以與猶太人和天主的愛情故事相媲美。

儘管在今天已經不再有嚴重的宗教衝突或信仰上的迫害，但並不意味著生活沒有挑戰與痛苦。在經歷考驗的時候，鹽井教友雖痛但絕不會背棄信仰。有一位老婦人名叫德仁，她的孫女在外地讀書，家裡只有她與兒媳一起種田放牛。她的兒子在一場車禍中喪生，老伴也在同一年去世。春季收青稞的時候，我到她的家裡幫忙，給為她家收割青稞的教友們做飯。忙碌的空隙間，我小心翼翼地與她聊著過去的經歷。當我問她心裡是不是生天主的氣，因為一下子收走了她生命中兩個重要的男人。她許久沒有說話；停頓了好一會，她幽幽的說：「你知道，我兒子是開車的時候，被山上滾下來的石頭砸死的。幾個月後，我的老伴也跟著走了……。」她沒有再提及天主，沉默道出了她內心的痛苦。她不理解天主為何沒有替她留住兒子與丈夫；但是她更知道，天主絕對不是不愛她；因為這麼多年，她與兒媳和孫女的生活，若沒有天主，怎會奇蹟般越來越好。如果天主不是愛，怎會有今天這麼多人來家裡幫忙收青稞。

對於鹽井的教友，神學是一個陌生的概念，更不知道神學是如何定義天主。但是他們在生活的經驗裡，真真實實地感受和體驗到天主離他們是如此之近。即便在至暗的歲月裡，表面上好像天主拋棄了他們，但是他們卻在自己靈魂深處的堅強與剛毅中，感受到天主大能的陪伴。在種種考驗之下，他們也曾如聖十字若望一樣向天主伸出渴慕安慰的雙手：「禰隱藏在那裡？心愛的，留下我獨自歎息，

禰宛如雄鹿飛逝，於創傷我之後；我追隨呼喚，卻杳無蹤跡。」<sup>16</sup> 但是，他們內心堅定的信德，就是天主與他們同在最有力的證明。天主也沒有拋棄忠誠於祂的鹽井人，正如祂所應許的：「看！我同你們天天在一起，直到今世的終結」（瑪 28:20）。鹽井人每天早晚的祈禱，不是一種機械式的、單純的習慣，而是源於他們的信德和需要。耶穌基督今天依舊活生生的跟他們在一起，因此，他們不再感覺孤獨和被遺棄。

雖然鹽井教友不知道聖多瑪斯如何從哲學的角度，論證天主的存在，但他們知道大自然的一切美好，都是天主生命的流露。他們沒有聽說過聖奧斯定如何討論天主聖三的道理，有些人甚至不知道天主的三位是誰，儘管他們每天無數次劃十字聖號；但是，他們卻相信，天主跟他們一樣，是藏族、喜歡大自然、熱愛生活、正直豪爽又溫柔慈悲。鹽井教友們的實踐神學，回應了教宗方濟各的最新手諭《促進神學》中所強調的，神學的研究和發展，必須紮根於本地的境遇；福音的解讀也必須透過人們的日常生活，以及不同的地域、社會和文化環境；因為只有從人們的生活經驗出發，才會發展出真實的神學。神學不應該是抽象的和意識形態式的，而應該是靈性的。鹽井教友讓我們看見，真正的神學經驗，是出自虔誠的跪拜與祈禱，並超越學科專業的限制，且聆聽人民的聲音。<sup>17</sup> 鹽井人在他

---

16 聖十字若望著，台灣加爾默羅隱修會譯，《靈歌》（台北：上智出版社，2001），頁 43。

17 教宗方濟各，《促進神學》，2023 年 12 月 1 日取自：  
[https://www.vatican.va/content/francesco/it/motu\\_proprio/documents/20231101-motu-proprio-ad-theologiam-promovendam](https://www.vatican.va/content/francesco/it/motu_proprio/documents/20231101-motu-proprio-ad-theologiam-promovendam).

們的藏族文化背景下，以其獨特的生命經驗，去認識和體會天主；而天主也在藏族文化背景中，與鹽井人真實地交往，因為天主是每一個當地人的天主。

## 2.2 鹽井人的信仰在生活與團體中的表達

### 2.2.1 藏族人的生活觀

天主教古老的靈修傳統，強調現世的生活只是一個旅程，只有死後的天堂才是永遠的幸福歸宿。受如此靈修思想的影響，很多天主教徒不重視現實的生活，心心念念期待著去天堂。比如傳統的睡前經中，就有這樣的表達：「大聖若瑟，求你為我罪人轉求天主，賞我善終。我願早死升天……」<sup>18</sup> 也更有一些熱心的教友，為了永生的幸福，而主動選擇在現世尋找苦難，比如守齋、克己和刻意的忽略現世的生活，他們甚至覺得享受現世生活的快樂，是一種貪戀世俗的罪過。然而，藏族人生來就是熱愛生活的民族。受傳統藏族文化的影響，鹽井人的靈修，認為把現世的生活圓滿地活好，才是為永生做的最好的預備。他們珍惜和善待生活中的一切，竭盡所能讓生活變得更美好、豐富與愉悅。因此，他們擁有色彩斑斕的民族服裝，他們用動聽的歌聲和歡快的舞姿慶祝生活，藏族的女性喜歡佩戴精巧的銀飾，藏族家的房屋必須用各式各樣的花紋與顏色來裝飾。

有一次，我同教友 A 一起去香格里拉；路過一所木

---

[html](#)。中文大意由本文作者翻譯。

18 牧童，2024 年 1 月 30 日取自：<https://francismutong.blogspot.com/>。

器店的時候，他進去買喝酥油茶用的木碗。他看中了一款精美的木碗，可是價格卻讓我們大吃一驚，竟然要 800 元一個。趁著他猶豫之際，我趕緊勸告他不要買：「一個木頭做的碗，要這麼多錢有些不值。什麼碗都一樣喝酥油茶。如果用這些錢去做善事，是不是更有意義呢？」但是他卻鄭重地告訴我：「你不知道，我們藏族人非常注重生活的每一個細節。酥油茶是我們的日用食糧，盛它的碗當然也是最重要的。回去後我還要給它鑲嵌銀邊，做一個銀蓋子。這樣，當我兒子結婚的時候，就可以用它來給貴客獻酥油茶了。」

藏族人對生活的熱愛，也體現在他們對家庭、親人和友情的重視。親朋好友的團聚，是鹽井人生活中不可或缺的元素。無論一家的房子實際上有幾個人在居住，但都要預備好幾個臥室和一個寬敞的客廳，並配上長長的床椅和茶几。為很多子女在外地的家庭，這些設施一年裡大概只有春節時，才會用到一次，但他們也一定要為家人和朋友的團聚而預備著。在藏族人心裡，無論距離多遠，分開多久，親人永遠是這個家的一部分。

### 2.2.2 鹽井人「生活的信仰」

天主教的信仰在熱愛生活的鹽井人身上，更是呈現出色彩斑斕的美好與活力。在鹽井，每個天主教家庭就像一個小教堂；進入教友家的客廳，首先映入眼簾的，就是一個藏式風格的壁櫥；在最矚目的地方，懸掛著天主教的聖像、十字架、以及下面用哈達、鮮花、蠟燭和小瓶聖水圍繞的小聖龕；家人們祈禱的唸珠，恭敬地掛在聖龕旁。

在很多家庭，聖像和聖龕已經泛黃，唸珠已經磨得光亮無比。這些「古老與陳舊」的痕跡，見證著鹽井人代代相傳的天主教信仰。除了壁櫥，爐灶也是藏族人家的另一個生活中心，通常用水泥砌成，並在表面貼彩繪瓷磚。天主教家庭會在爐灶上方的牆上，畫一個有十字架的紅心，代表耶穌聖心，有的家庭還會掛上十字架。鹽井天主教徒沒有世俗名字；凡已領洗的，只採用受洗的基督徒名字，比如：若望、方濟、多美（多默）、白中（伯多祿）、德仁（德蘭）等。這些在世俗人眼中奇怪的名字，卻是鹽井天主教友，引以為自豪的基督徒身份的象徵。

整個鹽井村，最高最美的建築，就是 2004 年建成的鹽井教堂。它如同其他藏族民居一樣，有著精心設計的色彩與圖案。雪白的牆壁，配上五顏六色的房檐及門窗，遠眺時它就是一幀美麗的藏居畫。教堂內雖是哥德式棚頂，卻仍不乏藏族的味道，例如：每一幅苦路像上，都掛著潔白的哈達；每一個小祭台，都用藏族特色的花布裝飾。

能歌善舞的鹽井人祈禱時也在唱歌。無論是平時的一小時祈禱或是主日的兩小時祈禱，教堂裡迴盪的，都是清脆嘹亮的藏歌式誦經。在男人們低沉的領唱，與女人們婉轉的回應中，鹽井人的信仰隨著祈禱的歌聲，化成生命的養料，滋養著他們的現實生命。鹽井人的祈禱雖然是藏語，仍吸引諸多旅遊者駐足聆聽。儘管他們或許沒有任何宗教信仰，但他們的心卻被這發自內心的虔誠與純淨的祈禱所觸動；以至於當他們步出教堂時，感覺彷彿經歷了一次來自神明的靈魂洗禮。

### 2.2.3 鹽井人信仰的「團體」表達

鹽井教友的信仰生活，流露著團體的溫馨與快樂。一年中，最大的兩個節日，就是聖誕節和復活節。節日當天，男女老幼都換上鮮豔的藏裝，早早來到教堂。鹽井教會的彌撒是漢藏雙語；讀經和彌撒中的對答用漢語，神父的講道和一些歌曲用藏語。彌撒中奉獻鮮花和餅酒，通常會邀請老人和小孩，寓意信仰的代代相傳。節日彌撒歌曲既有傳統的藏歌，也有現代的教會歌曲，偶爾也會有基督教的《迦南詩歌》。隆重的彌撒之後，就是熱鬧的聚餐和歌舞慶祝。教友們既是服務人員，同時也是被款待的嘉賓。大家按照自己的習慣，圍坐在不同的桌子旁，通常是男人們、老年婦女、中青年婦女，和小孩子們各成一桌。大家席間談笑風生，舉杯互祝，儼然一個超級大型的家庭聚餐。午飯後，人們身穿藏族傳統服裝，開始彈琴跳舞。多才多藝的男人們拉弦子（一種藏族樂器），其他男女一起圍成一個大圈，邊唱邊舞。旁邊的人圍坐一起欣賞歌舞，勤快的服務人員穿梭人群中，不停地送上小吃和飲料；這樣的舞蹈一直持續到晚禱的時候。這是一個獨具民族特色的宗教節日的慶祝，因為它把天上的敬拜和人間的歡慶，恰到好處的融合在一起；或更好說，鹽井人將天上的慶祝搬到了人間，以此見證了天主是活的，祂是厄瑪奴耳，是居住在人們中間的神。

葬禮是鹽井教友信仰的團體表達的另一個重要時刻。藏族人熱愛生活，認真對待活著的每一天，但他們也不懼怕死亡。當死亡來臨時，他們同樣用慶祝的方式歡迎它；因為藏傳佛教把「生和死看成一體，死亡只是另一期生命

的開始。死亡是反映生命整體意義的一面鏡子。」<sup>19</sup> 在這一點上，天主教徒與他們周邊佛教徒的生死觀是吻合的。天主教的信仰，讓鹽井教友確信「我們幾時住在這肉身內，就是與主遠離」（格後 5:6）；而死亡則是邁向永生的門檻，它使人擺脫肉體的束縛，而回歸天父的懷抱。

對於鹽井教友，死亡更是一個團體性事件。它不是亡者一個人或一個家庭的經歷，而是整個信仰團體的經驗。教友們會陪伴和送別他們親愛的人，到生命的最後時刻；因此，為亡者誦經祈禱和安葬，是鹽井教友非常重要又神聖的使命。當有教友去世，教堂的鐘聲就會立即敲響，全體教友都會放下手中的工作，十幾分鐘之後，便來到亡者家。之後連續兩天的上午和晚上，大家在亡者家祈禱，每次祈禱持續一個多小時。在人們傳統印象中，死亡是令人壓抑與痛苦的，而鹽井教友則因著信德慶祝死亡；因此，亡者家的祈禱，反而成為教友們又一種溫暖有愛的聚會。當有人陸續進來存放亡者遺體的房間，裡面的人會主動邀請他到自己身邊坐，或指給他哪裡有空位，或把自己的位置讓出來。大家彼此如此熟悉、親切、熱情，就像血緣至親。<sup>20</sup> 時間差不多的時候，便有人開始帶領唸經，無論男女都用清脆嘹亮的嗓音參與進來。藏區獨有的曲調，聽起來悅耳、振奮，讓人感覺信仰是一種力量，更是一種希望

19 索甲仁波切著，鄭振煌譯，《西藏生死書》（浙江大學出版社，2013），頁 34。

20 教友阿多告訴作者，上鹽井村主要由三大家族構成：亞果叢家族、波杜叢家族，和魯弟叢家族（叢是主家的意思）。因為天主教傳統是信徒與信徒通婚，三大家族之間的通婚比較普遍；因此，上鹽井村很大部分教友，彼此有著親屬關係。

和安全感。教友們誦經結束的時候，會排隊向亡者遺體灑聖水。上午祈禱後，主人家會招待教友們吃午飯。每人一大碗牛肉蘿蔔和米飯，再配上酥油茶和青稞酒，在地上圍坐一圈，邊吃邊愉快地聊天。這歡樂溫馨的場景，讓人很難與死亡的悲傷聯繫在一起。晚上祈禱結束後，主人為了表達感謝，則會派兩個人，端著兩盆瓜子、糖和水果，在門口給大家分發。

第三天是在教堂舉行殯葬禮的日子。一大早，教友們先到亡者家，誦經並吃早飯。上午九點左右，送葬隊伍由亡者家遊行至教堂。隊伍最前面是誦經的教友，後面是抬棺木的隊伍，最後是家屬。葬禮彌撒結束時，有一個簡單祝福祈禱禮。家屬給亡者跪拜，其他人則三鞠躬，然後又是每人為亡者灑聖水；最後將棺木釘死。送葬隊伍由十字架引領，隨後分別是教友、棺木，和家屬。一行人浩浩蕩蕩地走在馬路上，教友們邊行邊頌唱經文。過往車輛也不會鳴笛搶路，反而都主動安靜地等待送葬隊伍過去。到了山上，埋葬棺木時，大家再次祈禱。儀式結束後，有家屬在墓地門口，為大家發放瓜子和糖果以示感謝。眾人回到亡者家，再次一起祈禱，之後共同坐在地上吃午飯。

在鹽井，亡者的去世永遠不會是孤單、無聲無息的。那幾日，教友們自己的生活與工作停止了。每日的主要活動，就是去亡者家祈禱，並陪伴亡者家人。體力好的青壯年，則負責幫忙製作棺木和挖掘墓地。在如此溫暖友愛的氛圍中，死亡不再那麼淒慘和悲傷，而是充滿了安慰、感恩和希望。這就是團體的力量！當信仰以團體的方式活出來、表達出來的時候，信仰就真的成了生命的靈魂。為鹽

井人，信仰不是個人的。他們總是會強調：我們的信仰，我們的教會。

## 2.3 鹽井教友與佛教鄰人

前文介紹鹽井教會歷史的時候，提及最初信仰在鹽井紮根時，教會與佛教僧侶及信徒的暴力衝突。然而，經歷過太多的動盪與迫害，今天鹽井的天主教徒和佛教徒，學會了彼此的理解、接納和融洽地相處。每逢天主教和佛教的重大節日，兩個宗教的信徒都會齊聚一堂，共同慶祝。如前文描述的復活節和聖誕節的慶祝，服務和跳舞都有佛教徒的參與。當地佛教寺廟崗達寺，也會派人前來祝賀。鹽井教會的四合院裡，常充滿了不同宗教信徒們的歡聲笑語。同樣，當崗達寺慶祝「跳神節」時，鹽井教會的教友們，也會去祝賀和觀看「跳神」。

這種信仰之間的和諧，也表現在跨宗教婚姻的事實上。在鹽井，一個家庭裡既有天主教徒，也有佛教信徒，是常見的事。宗教信仰的不同，沒有在村民或家人之間，造成分歧與矛盾，反而讓他們學會並實踐彼此尊重與包容。例如，每逢遇到佛教徒齋戒的日子，家裡天主教的一方，會自動跟著一起吃素。同樣，在天主教的齋戒日，比如聖灰禮儀和聖週五，佛教徒的一方，也會跟著一起守齋。當天主教的大節日來臨時，佛教徒一方會主動來教堂協助服務；而天主教的一方也會大力支持佛教徒的活動。至於兩個宗教聯姻所生的孩子，要麼由孩子長大後自己選擇信仰，要麼不同的孩子，分別皈依天主教和佛教。教友阿莫利的家，就是佛教與天主教在同一家庭和諧生活的一

個真實例子。阿莫利自己和兩個兒子都是天主教徒，丈夫是國家幹部，兩個兒媳是佛教徒。談及如何處理不同信仰的問題，她分享道：

「我告訴我的兩個兒子：『你們跟她們結婚，要彼此尊重對方的信仰。誰也不能要求或強迫對方改變自己的信仰。』小兒子的兩個孩子領洗入了天主教，而大兒子的孩子，因為姥姥家的要求，入了佛教。當時大兒子有點為難。我就勸導大兒子說：『既然他們想讓孩子做佛教徒，就順從他們；不要因為這個事情導致家庭不睦；而且，等孩子長大了，他依然可以選擇自己想信的宗教。』」<sup>21</sup>

面對信仰佛教的兒媳，阿莫利沒有以狹隘的心，去排斥或強迫對方皈依，而是以基督博愛的胸懷，做了一個心胸開闊、有智慧、有遠見、懂得取捨的婆婆。她知道愛最重要，信仰的皈依更要以愛為基礎。這位普通的藏族媽媽，用行動解釋了教會在跨宗教交談方面的勸導：「與非基督徒宗教的交談須以開放態度為主，建基在愛和真理之上……學習接受他人及其生活、思維及講話的方式。」<sup>22</sup>

在鹽井，佛教與天主教和平共處，卻又不失去各自的特色。例如，有一位去世的教友 B，是來自佛教與天主教通婚的家庭。B 是天主教徒，曾有過兩次婚姻。她的第一任丈夫也是天主教徒，但他們的兩個孩子卻都沒有領洗入教。第一任丈夫死後，B 再嫁了一個還俗的和尚。所以，

---

21 本內容源自作者對阿莫利的深度訪談。

22 教宗方濟各，《福音的喜樂》，250 號。

她家裡的一面牆上，成為兩個宗教世界。左邊是屬於天主的：有聖像、十字架、聖水、鮮花。右邊是佛的天下：金黃色哈達，圍繞著一幅佛教畫像，下面有幾個不同樣式的大罐子和鮮花。看得出這兩個宗教在這個家庭，實現了和平共處、互不侵犯、相互尊重。當教友們在她家裡，為她的靈魂面向聖像祈禱時，佛祖也在前面借機會被敬拜了。<sup>23</sup> 在佛教與天主教聯姻的家庭裡，如果死者是天主教徒，則天主教友負責唸經，佛教徒負責幫忙做飯。反之，若死者是佛教徒，則天主教徒幫忙做飯，佛教徒唸經。這樣的默契，與其他地方兩教眾之間互相鄙視排斥，形成鮮明的對比。

與世界上其他地方，不同宗教之間水火不容的狀況相比，鹽井藏民對不同宗教的認知，沒有敵對與排斥，反而是更多的尊重與包容。在很多藏民看來，佛祖和天主的關係，不需要是真與偽的敵對關係，而更像不同國家的君主一樣，各有其自己的統治區域；因此，無論誰選擇信仰哪一位，都是自然合理的。然而，與不同宗教的和諧共處，並不代表每個宗教失去了自己的獨特之處。在問及佛教和天主教有何不同時，老教友榮生自豪地認為，對比佛教和天主教，當然天主教信仰是更好的；因為佛教信仰裡，有很多迷信色彩，讓人失去面對生活的主動性。比如說，一個女孩失蹤，天主教的人會立即開始尋找，而佛教的人卻先找人算一下到底怎麼回事，然後才採取行動。不過，榮生還是很有智慧地說：「這些對佛教的認識，當然不會在

---

23 作者親身參加了在 B 的家裡，為亡者祈禱及最後的葬禮。

佛教徒面前去批評，更不會當面否認佛教。畢竟，佛教信仰裡有很多值得我們敬佩和學習的東西。」<sup>24</sup> 正如教宗方濟各提醒天主教徒，在與其他宗教對話時要注意的：「真正的開放在於堅定不移地持守自己最深的信念，通透自己的身分，樂於成為自己，同時『以開放的態度理解對方』」。<sup>25</sup>

---

24 本內容源自作者對榮生的深度訪談。

25 教宗方濟各，《福音的喜樂》，251 號。

## 第三部分 同道偕行的鹽井教會

### 3.1 鹽井堂區管理中神職與平信徒的合作

天主教會一直是以神職人員為核心、平信徒位於從屬地位的信仰團體。教宗方濟各批評這種扭曲的聖職人員和平信徒關係為「教權主義」。他指出：「平信徒是天主聖潔且忠實的子民的一分子。因此，他們是教會和世界的主角，我們蒙召為他們服務，而非受他們服務。」<sup>26</sup> 作為一個沒有常駐神父的堂區，鹽井教會的平信徒領袖們，擔負了堂區運作所需要的所有工作。教友管理委員會是一群非常稱職的教友，他們負責堂區主要事情的策劃與推動，同時也身先士卒工作在第一線。比如，過大節日所需物品的購置，所做每一項具體事情，甚至生火做飯，都有他們的參與。他們工作嚴謹認真，尤其是對待與財務有關的事情。為了保證帳目的透明，涉及花錢的事，一定要委員會中至少兩位成員同時參與。

教友管委會在堂區禮儀生活中的重要性，可以通過2023年聖灰禮儀的舉行而看出。為預備聖灰禮儀，他們積極籌備特別的禮儀祈禱，包括安排讀經、請人分享四旬期含義，和預備聖灰及領聖灰的儀式。聖灰日當天很多人來到教堂參與禮儀，是平常的主日的三倍。禮儀持續了大

---

<sup>26</sup> 主業團網頁，〈教宗方濟各：平信徒是教會的主角〉（2016年5月8日），2024年1月30日取自：<https://opusdei.org/zht/article/jiao-zong-fang-ji-ge-ping-xin-tu-shi-jiao-hui-de-zhu-jiao/>。

約兩個多小時，但沒有人不耐煩或抱怨，也無人提前離開。大家都安安靜靜地跟著每一個環節走。排隊領聖灰的時候，因為沒有神父，大家都是自己給自己額頭抹聖灰。每一個人都如此地虔誠；他們依次到祭台前跪下來磕頭，然後起身抹聖灰。在整個過程，人們並沒有因為缺少神職人員的主持，而感覺失去禮儀的神聖。相反，那一雙雙捧著的雙手，略微低下的頭，以及滿臉的虔誠，無不流露出他們與天主的连接，是如此真實和充滿熱情。這是一個成熟的教會團體，是一個因為虔誠敬主而團結一起的整體。使大家合一的，不是某個領導人物，而是天主，以及那共同的對天主紮實的相信與深切的敬愛。

鹽井教會平信徒領袖的積極與主動，並不能取代一個堂區神父的重要作用。鹽井教友們渴望有神父、有彌撒、有聖事。每當大節日有神父來主持彌撒的時候，教友們會在瞻禮前幾天，紛紛來教堂辦告解。在瞻禮彌撒後，行動不便的教友，會在家裡等待神父前來聽告解和送聖體。然而，鹽井教會的團體和信仰生活卻不依賴神父。被邀請來幫助過瞻禮的神父，只負責行聖事、做彌撒，而教堂的其他一切工作和活動，都會由平信徒領導班子提前安排妥當。在鹽井教會，神父的重要使命，就是對教友靈性的牧養——通過聖事及彌撒中的講道。這樣一個長期沒有神職人員服務的教會，在聖事的角度是缺乏的，但在其他很多層面，反而是幸運的。這裡沒有走形式一樣的舉行和參與聖事；這裡沒有以神職為中心，而凡事推給神父；這裡也沒有神父一人霸權、一人掌控教會的前進或停滯；在這裡，信仰沒有被簡化為參與彌撒和領聖事，而是在祈禱和生活

中實踐出來。

鹽井教會是中國唯一一個由離職的神父在帶領的堂區。這樣一個特殊案例，邀請人重新認識神職人員在信仰團體中的角色和使命。教友阿莫利談及她對魯仁弟神父離職的看法時，表現出極大的信德和愛的包容。或許個別教友認為魯仁弟神父的離職，是教會一件不太光彩的事，但是她認為一切的發生都有天意，不去判斷最好。她非常認可離職後的魯仁弟，在鹽井教會中的重要作用。因為沒有神父，當教友家裡有人生病或發生大事，大家都仍會找魯仁弟前來幫忙處理或協調。魯仁弟也會為這些人祈禱、勸慰、開導和在信仰上叮囑。大家還會覺得魯仁弟仍是他們信仰和生活上的一個精神支柱。阿莫利認為，鹽井堂區如果沒有魯仁弟，很難支撐到今天。儘管他現在不是神父，已經娶妻生子，很多人依舊尊重他和信任他。甚至還有一部分教友，依舊稱呼他為「魯仁弟神父」。因為無論他公開的身份是什麼，大家看重的，是他的服務和他的帶領。<sup>27</sup>

鹽井教會的模式，邀請天主的教會更深去反省，一個教會團體／堂區所需要的，到底是怎樣的牧者？如果一個堂區神父做的工作，與今日魯仁弟在鹽井教會所做的沒有區別，那麼一個神職的祝聖意義又何在呢？或者，如果魯仁弟現在所做的，依舊是一個神父在堂區該做和能做的事，那麼他是否離開神職界，又具有怎樣的意義呢？從2016到2018的兩年時間內，美國波士頓學院一群熱切關注教會發展的神學家、宗教教育者和博士生們，開展了一

---

<sup>27</sup> 本內容源自作者對阿莫利的深度訪談。

系列關於司鐸身份和牧靈使命的研討活動。在反省的成果中，他們總結了司鐸職務最重要的幾個方面。（1）司鐸首先是一個宣道者，（2）司鐸是祈禱與敬拜的帶領者，（3）司鐸是一個與人協作的領導者，（4）司鐸是教會公開的代表人，（5）司鐸是牧者之愛的實踐者。<sup>28</sup> 由此可見，司鐸的使命更多是在於對靈性生活的指導與帶領，而不是現在很多國內堂區所體現的「管家式」的司鐸。司鐸完成使命的主要方法，是通過自身的生活見證，尤其是愛的見證。

### 3.2 女性在鹽井教會團體中的角色

藏族社會文化中，既有對女性的積極認同，又有因受男性中心主義思想影響，而存在的對女性的蔑視與貶低。<sup>29</sup> 藏族婦女雖然沒有較高的社會地位，她們卻是家庭生活的核心，承擔著家庭日常生活的一切事務。傳統印象中，藏族婦女是「辛勤的勞動者、順從的僕人、無私的奉獻者、賢德的妻子以及偉大的母親。她們日復一日地勞作，生兒育女、照顧家人、孝敬長輩。」<sup>30</sup> 然而，她們並非是沒有任何權力和尊嚴的家僕。她們在家庭的內部事務上，具有決定性的影響力，並且具有一定的權力和地位。

---

28 摘取自“To Serve the People of God: Renewing the Conversation on Priesthood and Ministry”, *Origins* 48, no. 31 (2018)。原文為英文，中文由本文作者翻譯。

29 更多內容可參考王天玉，〈藏族女性的角色與地位：文獻回顧與研究展望〉，《西藏大學學報》（2018年1月4日），2024年1月30日取自：[http://www.tibet.cn/cn/rediscovery/201801/t20180104\\_5319795.html](http://www.tibet.cn/cn/rediscovery/201801/t20180104_5319795.html)。

30 同上。

當問及鹽井的男教友 C，在他家中誰的權力最大；他坦言，在家庭生活中，妻子和丈夫沒有誰管理誰，或誰聽誰的話。在重大事情上，都是一起商量，誰的話更有道理就聽從誰。<sup>31</sup> 藏族文化中對女性的重視，也體現在男性和女性同樣具有家庭財產的繼承權；有很多家庭的財產，是由長女繼承的。藏族社會對女性的尊重，也體現在盛行的男性入贅的婚姻習俗上。在藏族人的認知中，男人入贅的婚姻，和女人嫁過去的婚姻，是一樣值得尊重的。

女性在藏族家庭生活的重要性，也體現了在鹽井教會的成長史中。在經歷無數挑戰與考驗的時刻，鹽井教會呈現出一個「女性的教會」的堅忍、頑強和剛毅。歷史上，鹽井村曾經培養出六位修女（四位在解放前入會，二位在 2000 年代初）。其中，阿尼修女在解放後，從雲南茨中修院被遣回鹽井，但仍然獨自守貞。另一位因為健康原因也還俗成婚，即現在依然健在的德仁奶奶。她們不得不離開修會團體，表面上是一個損失與遺憾；然而，正是這兩位因不同原因回到鹽井村的姐妹，在鹽井教會生死存亡之際，起到了重要的作用。剛回到家的阿尼修女，在沒有團體和其他同伴的情況下，獨自一人仍堅持度著奉獻生活。當地政府人員為了打擊教會和教友們對信仰的熱忱，屢次威逼利誘阿尼修女放棄守貞而結婚。為躲避這些人的圍追堵截，阿尼修女如同遊擊戰士一樣，每天都要不停的改變藏身之處。可是，即便在信仰如此艱難和危險的時期，她仍擔當起牧養教友的責任。阿尼修女利用茶餘飯後的時

---

31 本內容源自作者對教友 C 的深度訪談。

間，偷偷地給家人及鄰人講要理。因為怕被人舉報，阿尼修女的要理班，都是一對一的關起門來說悄悄話。當有新生兒需要受洗，阿尼修女就成了人們最信任的施洗者。今天，很多中年教友，都是經由阿尼修女的手領受洗禮的。

1980年代初期，鹽井教友們終於可以自由、公開地度信仰生活。因為沒有常駐神父，阿尼修女成為鹽井教會唯一可依靠的牧者。她帶領教友們建立臨時祈禱所，每天聚會祈禱，並負責堂區的一切內外事務。曾經連續多年，在昌都地區的政協會議中，阿尼修女常是一群佛教僧侶中唯一的女性。這也成為恢復信仰自由後，鹽井教會最引以為傲的一點。從1980年至1996年，鹽井有了第一位藏族本堂神父，這期間阿尼修女雖不是領受鐸品的神職人員，卻在事實上成為鹽井教友心目中值得信任的牧者。時至今日，雖然老修女已過世多年，但是她在信仰上留給鹽井教友們的深刻影響，一直推動著他們忠實地追隨天主。阿尼修女的侄子阿多，是鹽井教會平信徒領導小組的成員。他分享道，因為自己深感能力和精力有限，無法更好服務鹽井教會團體，常常想辭去教會領導小組的工作。但是，每當他想逃避責任的時候，姑姑阿尼修女臨終前對他的囑託便迴響他的耳畔：「你一定要為教會全力付出，無論發生什麼，都不要不管教會。」<sup>32</sup>也正是姑姑的榜樣的力量，使阿多一直堅持著身上的使命，兢兢業業地服務鹽井教會。

---

32 本文關於阿尼修女的內容，源自作者對其侄子阿多和侄女瑪仁的深度訪談。

在鹽井教會逐步恢復正常信仰生活之際，德仁奶奶也搬到教堂住，協助阿尼修女的牧靈工作。在魯仁弟晉鐸後服務鹽井教會的幾年時間裡，後期阿尼修女因年老力衰，搬回家與侄子同住，德仁奶奶則繼續住在教堂，陪同魯仁弟和年輕修女們。德仁奶奶和阿尼修女一起，成為魯仁弟牧靈工作最大的支持者。<sup>33</sup> 她們常常在他困難時，給予他極大的安慰和鼓勵。在魯仁弟離職的時候，也是阿尼修女懇切地挽留他，以平信徒的身份，繼續全職服務鹽井堂區。

在鹽井教會的成長與發展中，不僅有阿尼修女和德仁奶奶這樣的女性領袖，更有數不清的阿乙（藏語裡的奶奶或姥姥）、阿媽，充當了信仰傳遞的關鍵人物。如前文所述，當教友們聚會祈禱時，絕大部分時候，都是奶奶／姥姥或媽媽，背著或抱著孩子參加。信德的種子也在阿乙／阿媽與孩子們的對話中，播了在孩子們幼小的心靈。當魯仁弟分享他聖召的經驗時，他不斷提及的就是媽媽的信德和信仰生活的見證，在他生命中產生的巨大影響。<sup>34</sup> 今天，女教友仍舊是鹽井教會信仰傳遞的先鋒，並且又多了一條傳遞信仰的途徑，即與佛教徒的通婚。很多女性天主教徒在婚姻與家庭生活中，因著自己良好的言行榜樣，感化了他們的丈夫，使其皈依天主教。

今日的鹽井教會，雖沒有像阿尼修女一樣的女性領袖，但團體中重要的靈魂人物之一，仍是一位了不起的女

---

33 本段關於德仁奶奶的內容，源自作者對魯仁弟的深度訪談。

34 本內容源自作者對魯仁弟的深度訪談。

性，即看守教堂的瑪達利娜姐妹。她至今不嫁，全身全心奉獻給鹽井教會二十餘載。從禮儀的預備，到帶領教友每日祈禱；從教堂的清潔與裝飾，到耕種蔬菜與葡萄；從用鐘聲提醒教友們聚會，到接待參觀的遊客與朝聖者；鹽井教堂的一草一木、一人一事，無不是她精心呵護與促成。雖然她讀書很少，漢語也不流利，但她的質樸、虔誠和默默的付出，使她成為當地教友和朝聖者心目中的「聖女」。<sup>35</sup>

在天主教會的傳統中，教會一直由具有神權的男性主導，而女性則處於從屬和邊緣化的地位。隨著現代社會對女性的認識和尊重的提高，教會也越來越多反省女性信徒在教會團體的組成與發展中的角色和重要使命。2023年11月30日，教宗方濟各在接見國際神學委員會成員時講到：「我們犯下的重罪之一就是使教會『男性化』。」他宣導神學家們要從神學入手，開始「去除教會的男性化」。教宗方濟各更是將「教會的女性幅度」，列為未來幾次樞機諮議會討論的重點。<sup>36</sup> 這個時代的徵兆之一，就是邀請教會，承認並尊重女性在信仰團體內的神恩，並給予女性應有的機會，使其完成天主賦予她們的使命。

對比很多其他地方的教會團體，當她們還在爭論是否

---

35 作者在鹽井教會生活的幾個月裡，大部分時間與瑪達利娜姐妹朝夕相處。親自觀察，並通過交流，瞭解到瑪達利娜在鹽井教會的服務經歷。

36 梵蒂岡新聞網，〈教宗接見神學委員會成員：教會是女性，需要去除她的男性化〉（2023年12月1日），2023年12月1日取自：<https://www.vaticannews.va/zh/pope/news/2023-12/pope-reflection-feminine-dimension-church.html>。

允許女性在彌撒中讀經和輔祭，是否允許女性擔任教會管理小組的負責人，鹽井教會則讓人看到在教會的發展中，女性的作用是無法被取代與忽視的。一個理想的教會團體，應如同一個藏族家庭，男性與女性分工不同，卻具有相同的地位，行使同等的權力，享受一樣的尊重。在一切事上，彼此協商、彼此聆聽、彼此接納。如此，鹽井教會以具體行動回應了，且繼續努力去完成教宗方濟各所宣導的，「我樂意看到許多女性和司鐸牧靈責任上各司其職，輔導個人、家庭和團體，並在神學上貢獻新的反省。但我們需要開創更廣泛的機會，讓女性在教會內的參與更為深切……並在其他的重要決策的場所中，包括教會和社會的架構，也要確保女性的臨在。」

### 3.3 在藏民的世界裡見證福音之愛

鹽井教會在西藏的紮根和成長，一方面是天主奇妙的恩典，另一方面則歸功於初期傳教士，以愛傳播福音的行動。首先，傳教士自身的榜樣，是使福音在一個地方紮根的基礎。人們最初接觸的，是活生生的人，而不是生硬的教理或信條。只有先接受了傳播福音的人，人們才會進一步接受他／她所傳的道。在訪問德仁奶奶的時候，99歲高齡的她，對自己曾經接觸過的外國傳教士的記憶，依然生動深刻。她印象中的第一位傳教士是卜神父（約在1940-45年），當時教友們親切地稱他為「卜爺」。那是一位性格開朗、幽默、有氣質，走路又瀟灑的神父。另一位是在茨中負責培育的顧神父（顧爺）。他是最聰明的，考試成績最好，也是他把聖經翻譯成藏文。這兩位傳教士，都用個人的魅力和真誠，與教友打成一片。德仁奶奶

回憶那時候神父們傳教的不易。顧神父因年老，需要由人抬著轎子，翻山越嶺，跨過江來鹽井。<sup>37</sup> 其次，福音的傳播，需要與實際的愛德關懷並進。如本文第一部分所描述的，初期傳教士在鹽井所做的，不只是傳授有關天國的道理，他們更是把天國帶到了鹽井。他們給窮人蓋房子、找工作、照顧孤兒和無依靠的老人、為人免費看病和送藥。他們教藏民文化知識，並將由法國帶來的葡萄種植和釀酒技術教給當地人。教堂更會在大節日的時候為窮人施粥。傳教士們在實行愛德時，不分信仰與種族，對貧窮的佛教徒一樣伸出援手。「正是因為這份『贏得藏族人的好感才能贏得藏族人的靈魂』的執著，讓天主教在鹽井藏民心中生根開花。」<sup>38</sup>

今天的鹽井教會，仍然延續著傳教士們以愛德服務當地人的精神。根據德吉卓瑪對魯仁弟的訪談，自 1997 年以來，鹽井教會對很多貧困家庭給予慷慨的援助。例如，幫助一家貧困戶買了一匹騾子（2,000 元）；出錢幫忙一個貧困家庭辦喪事（家長死後留下三個孩子），並送了 4,000 斤糧食、300 元錢；為一貧困家庭贈送了一頭奶牛（700 元）；資助 800 元幫助一個貧困家庭治病。教會大力支持當地的兒童教友，向上鹽井村小學捐助 10,000 元。教會也與當地村民保持和諧關係，不但投入資金改善和綠化村莊生態環境，也推動村民的文化生活。在 2004 年，

---

37 本內容源自作者對德仁奶奶的深度訪談。

38 中國新聞網，〈西藏鹽井的文化交融：茶馬互市打開藏族村落大門〉（2011 年 7 月 14 日），2024 年 1 月 30 日取自：<https://www.chinanews.com.cn/gn/2011/07-14/3182834.shtml>。

出資 1,600 元贊助村民娛樂活動。<sup>39</sup> 最近，本村一個貧困教友家的孩子去北京看病，教會資助 10,000 元。<sup>40</sup> 因為鹽井教堂的獨特地理位置，它是諸多進藏旅行者必到的參觀景點，因此接待旅行者也成為今日鹽井教會的又一項愛德工程。時常有自駕遊或騎行者，借宿在教會院落。教會免費提供水電、蔬菜與食物，方便時更會邀請他們一起進餐。<sup>41</sup>

在教會的影響下，鹽井教友們也是一團團熱烈的愛火，在這個小小的村莊，釋放溫暖和力量。每年最忙碌的季節，就是六月和十月，因為熟了的麥子和青稞要收割。鹽井的村民們常是幾家聯合起來互相幫助；這時，沒有宗教和種族的分別，只有需要和援助之手。教友們更會主動關注村裡的弱勢家庭，主動承擔他們的收割任務。那些體力好的，會去地裡收割和搬運青稞和麥子，體力較弱的會留在家裡協助做飯。每每在這樣的時刻，那些非天主教徒能真真實實感受到天主教信仰的美好，因為他們在這些教友身上，看見了耶穌般的愛。

在《福音的喜樂》中，教宗方濟各強調，天主的教會應該是一個「外展」的教會，是一個時刻行動著的福傳團體。他邀請基督徒們要「跨步向前，毫不畏懼、主動地走

---

39 尕藏加·德吉卓瑪，〈藏區多元宗教共存之歷史與現況〉，《中國藏學》，2008 年第 2 期（總第 82 期），頁 52。2024 年 1 月 26 日取自：<https://www.aisixiang.com/data/23251.html>。

40 本內容源自作者對魯仁弟的深度訪談。

41 作者在鹽井教會時，曾與協助看守教堂的姐妹，一起接待在教堂過夜的旅行者。

向其他人，尋找那些軟弱跌倒的人，站在十字路口歡迎那些被遺棄的人。」<sup>42</sup> 鹽井教會正是如此一個用愛德去向藏族同胞外展的福傳團體。然而，因其特殊的地域環境，鹽井教會的福音傳播，並不在於使多少人受洗而成為天主教徒，更重要的意義在於為周圍的藏民樹立一個友愛團體的榜樣，一個天國來臨的標記。鹽井教友們時刻記著，他們是被基督邀請，在西藏地區，乃至整個中國和全世界，做「地上的鹽、山上的城、世界的光」（參瑪 5:13-14）。

### 3.4 與佛教和藏文化同道偕行的教會

在當今這個多元且分裂的社會環境下，天主教有一個新的、迫切的使命，即更新自己，使之成為一個同道偕行（或共議同行）的團體。這個新的呼召，不只邀請教會成員們——無論是神職還是教友，學習彼此尊重、彼此聆聽、彼此需要，更邀請教會，成為一個向外伸展的團體。如教宗方濟各在意大利主教團第 77 屆大會閉幕之際，向全體與會主教發表的講話中宣導的，同道偕行的教會是向所有人開放的教會。<sup>43</sup>

鹽井教會正是教宗所期待的、一個向所有一切開放的教會。在鹽井教友的生活中，藏文化、佛教傳統和基督信仰巧妙的融合在一起。這三個傳統互相影響、互相滲透，形成獨特的鹽井藏族天主教友的生活表達。例如，鹽井新

---

42 教宗方濟各，《福音的喜樂》，24 號。

43 梵蒂岡新聞網，〈教宗致意大利主教：同道偕行的教會向所有人開放〉（2023 年 5 月 26 日），2024 年 1 月 30 日取自：<https://www.vaticannews.va/zh/pope/news/2023-05/pope-to-italian-bishops-a-synodal-church-is-open-to-everyone.html>。

建的教堂，就是一個西方建築與藏族藝術的結合。從外部看，它具有典型的藏族民居風格。進入教堂內，映入眼簾的則是典型的哥德式拱頂。迎面祭台後的牆上高懸著十字架；兩側小祭台上，分別供奉著聖母和耶穌聖心像，常年擺放著鮮花供品，並點著成對的蠟燭。如此的聖堂裝飾，從形式到內容，都與藏傳佛教的佛殿或經堂極其相似。教堂裡的聖水，被稱為「額曲」或「曲丹巴」，這些詞本是藏傳佛教的術語。如前文所述，每一戶天主教徒家中，都有一個「聖龕」，也叫「曲康」，而「曲康」這個詞在藏傳佛教中，就是「佛龕」的意思。<sup>44</sup> 蓮花是佛教中常用的標記，但是在鹽井，偶爾也會看見蓮花出現在天主教的聖像中。

佛教的一些傳統儀式，也影響了天主教徒的祈禱和敬禮行為。例如，守護鹽井教堂的瑪達利娜，每天清晨都會在火爐裡燒一把柏樹枝，然後坐在爐旁靜靜地祈禱。這做法源於佛教徒每天早上，用焚燒柏樹枝作為祈禱的香。另外，天主教友對神職人員的供養習慣，也深受佛教徒對佛教僧侶的供養傳統的影響。每每有神父從內地來鹽井，教友們都會在正常的彌撒獻儀之外，額外給神父金錢，並囑咐神父為之祈禱。正如學者顏小華所總結的，「當地（鹽井）的天主教徒除了信仰物件不同外，其餘社會習俗同信仰藏傳佛教的村民有很多相似之處。」<sup>45</sup> 很多藏族的文化傳統，也影響著鹽井教友在信仰中的表達。例如，當有新

44 參見藏加·德吉卓瑪，〈藏區多元宗教共存之歷史與現況〉，頁 52-53。

45 顏小華，〈關於藏邊鹽井村的宗教與現狀考察〉，頁 46。

人領洗加入教會的時候，會有教會及教友代表上前，為新領洗者獻上哈達，表示尊敬與祝賀。對前來鹽井教會幫忙過節日的神父，或來講課的老師，表達感謝，也用哈達。前文提到的，鹽井教友裝飾聖堂和家裡的聖像，也是用潔白的哈達。

同樣，天主教對佛教徒的影響也非常深遠。例如，佛教葬禮通常分為天葬、水葬、地葬、空葬和火葬。普通人具體用哪一種葬禮，需要請喇嘛算一算。如果是天葬，則要排隊很久，且需要運送到比較遠的天葬場。故此，天葬的費用非常高，有時甚至需要上萬元。佛教徒很羨慕天主教的葬禮，因為它隆重又花費少；尤其是全村的教友，都來為亡者祈禱，更讓他們看見天主教的團結與友愛。佛教徒去世的時候，通常只有一位會唸經的佛教徒（類似長老一樣的人）來給祈禱。只有葬禮那天，才會邀請八位喇嘛來給超度（因為費用的緣故，一般人家通常最多請八位）。在看到天主教友去亡者家祈禱的做法後，佛教徒也開始仿效學習天主教徒的做法。現在，佛教有人去世，也有很多佛教徒自發到亡者家祈禱。<sup>46</sup>

鹽井教會對佛教和本地文化的開放與接納，也成為新福傳的一個表達。在佛教盛行的西藏，直接的勸勉一個佛教徒皈依天主教，是一件十分艱難的事；因為藏族人天性裡的忠誠與執著，使他們很難放棄自己祖輩的信仰。但在一些特殊情形下，佛教徒也會皈依天主教。嘎真就是一個由佛教轉為天主教的女婿，因為妻子一家都是天主教，

---

46 本內容源自作者對大榮生的深度訪談。

他覺得儘管佛教和天主教一樣好，但為了家庭更加和諧一致，他選擇加入天主教。剛入教的第一年很困難，因為他要承受一些流言蜚語，尤其在面對佛教徒的時候，非常不好意思。他分享道：「小孩子改變宗教，沒有人在意；但是成人改變宗教，會被認為是對自己宗教的一種背叛。」但隨著時間的流逝，慢慢的也沒有人再說什麼，他也越來越在天主教的團體裡找到歸屬。問及他跟天主的關係，他說天主對他很好，因為他祈禱的天主都降福他了，信天主以後很多事都很順利。祈禱的時候，他也相信天主在聽，感覺到天主很近。雖然是從佛教皈依來的，但嘎真的信仰根基很深。當被問及如果有些事，祈禱了也不順利怎麼辦，會不會跟天主生氣。他說：「不會，因為不可能所有的事情都是順利的。必須接受不順的時候。」<sup>47</sup> 像嘎真這樣成年後皈依的教友還有很多，他們也如其他從小受洗的教友一樣，積極參加教會的聚會，並在教會各種活動中，慷慨奉獻時間與精力。在大節日的唱經班裡，嘎真就是一個積極的成員。為這些由佛教皈依天主教的人而言，佛教的信仰經驗，沒有阻礙他們與天主建立關係，反之，以前在佛教中的操練，如冥想和誦經，成為他們後來祈禱生活的良好基礎和方法，而佛教宣導的慈悲，也幫助他們更深領悟天父的慈愛和耶穌的憐憫。

在今日這個被撕裂的世界裡，因宗教信仰的不同而產生的矛盾與衝突讓人心碎。雖然很多宗教人士逐漸意識到，宗教之間的和諧共處是多麼重要，但宗教對話這條

---

47 本內容源自作者對嘎真的深度訪談。

路，卻漫長又佈滿障礙。根據自己多年與不同宗教人士的交往合作的經驗，佛教徒陳世賢感慨道：

「宗教交談並不是一件容易的事，人類經歷了幾千年的摸索與爭亂，至近代才開始起步願意去探討。從沒有信仰，到接受信仰，到歡喜接受別人有不同於己的信仰，再到心意相通，感同身受，這涉及到許多不同的心靈層次。我始終覺得信仰打開了通往另一個世界的大門，你當然可以選擇關上門，在自己熟悉的環境裡安身立命；但也可以試著打開門、走出去看看上帝所創造這廣袤的有情天地，而開門的鎖鑰只需一顆開放的心。否則萬能的上帝為何要創造這麼多不同的宗教與對事物的觀點？」<sup>48</sup>

這段話正是鹽井教會與當地佛教，從衝突到融合的艱難歷程的一個完美總結。今日，兩個宗教團體因著和諧相處，共同創造了一個新的大同世界。聖經中說：「締造和平的人是有福的」（瑪 5:9）；今日的天主教會，也越來越重視在分歧中建立共融。在《福音的喜樂》中，教會邀請她的子民：

「越過衝突的表面，看到他人最深的尊嚴。這要求承認一個不可或缺的原則：建立社會友誼，即合一勝過衝突……在衝突、緊張、對立的生活環境中能達致多元並賦予生命的合一……（因為）基督使萬有總歸於自己內成為一體：天和地、天主和人、時間和永恆、

---

48 陳世賢，《你的耶穌，我的佛陀——深刻的宗教交談》（台北：光啟文化，2007），頁 56。

肉體和精神、個人和社會。在祂內一切合一和好的標記是和平。」<sup>49</sup>

鹽井教會在多元化的社會環境中，在面對藏傳佛教時，以屬神的智慧，實踐了真實而有效的跨宗教對話與共處，這不失為普世教會在宗教交談方面一個有力的見證。然而，若把鹽井天主教徒與佛教徒的和諧相處，簡單地歸結於他們人性的善良與大度，則忽視了鹽井教友們深刻的宗教體驗在其中所發揮的作用。鹽井教友們與佛教徒的相互尊重與接納，是建基於他們與天父之間，深刻的愛與被愛的經驗。因為特殊的歷史，鹽井教友的先輩們，用鮮血和生命，經驗了天父的包容、接納與陪伴的愛。鹽井教友們自然而然的，以同樣的心情，接納和包容身邊的一切人，包括佛教徒。在見證了因信仰不同而產生的衝突與暴力的殘酷後，鹽井教友們也比任何地方的人，更渴望創建一個不同宗教和文化和平共存的社會環境。

---

49 教宗方濟各，《福音的喜樂》，228-229 號。

## 第四部分 鹽井教會面對的挑戰

今天的鹽井教會，並非完美無缺；因其特殊的地理位置和傳教歷史，她所面臨的挑戰，也極具西藏特色。首先是她的歸屬問題。如前文提到的，鹽井教會在歷史上曾屬康定（亦稱打箭爐）教區。<sup>50</sup> 解放後也曾名義上由大理教區代管；但事實上，卻一直是無人問津的教會「死角」。沒有教區的歸屬，就沒有實際上的與普世教會的連接，也無法分享到教會團體之間的相互扶持與攜手同行。因為沒有隸屬的教區，隨之而來的就是堂區神父的派遣問題。自魯仁弟離職後，鹽井教會一直沒有本堂神父。按照教會法典的定義，鹽井教會團體，事實上甚至不是一個合法的堂區。<sup>51</sup> 其次，西藏地區敏感及嚴格的政治環境，也極大地限制著鹽井教會的發展與建設。例如，擔任公職的教友，不被允許參與任何宗教活動；教會邀請外地神父來鹽井施行聖事，或外請老師來為鹽井教友進行培訓，都需要經過嚴格的審批程式，且常常不被批准。除以上這些外部環境

---

50 參楊健吾，〈基督教在四川藏族地區的傳播〉，《宗教學研究》，2004年第3期。

51 「堂區是地區教會中固定成立的信徒團體，由堂區主任在教區主教的權下，負責其牧靈事務，堂區主任是堂區本有牧者。」（《天主教法典》，515條-1項）。構成堂區兩大要素包括：信友團體及主任司鐸。「祇有教區主教有權設立、廢除或變更堂區，但非先徵詢司鐸諮議會的意見，主教不應設立或廢除或大事變更堂區。」（《天主教法典》，515條-2項）。堂區的設立、廢除或變更，只有教區主教有此權。

問題，鹽井教會內部，也面臨諸多的挑戰。

#### 4.1 對終身執事的需求

作為今日鹽井教會的核心人物，離職後的魯仁弟身上，有著特殊的性質。他的平信徒身份，讓教友們容易接近；而領受過的鐸品，又使他更能贏得教友們的信任；甚至有些老人對他表示，希望在臨終的時候，能是躺在他的懷中去世。魯仁弟身上這種俗與聖的融合，十分接近教會終身執事的聖召。梵二文獻的《教會憲章》中明確指出，執事的職務包括：「以隆重的禮節付洗、保管並分送聖體、代表教會證婚並祝福婚姻、為瀕危的人送臨終聖體、為信友宣讀聖經、訓勉民眾、主持信友的敬禮與祈禱、執行聖儀、主持喪葬禮儀。」<sup>52</sup> 正因為執事在教會團體的服務十分重要，因此今日的教會鼓勵各地方教會，按照自己的需要，而恢復執事的設立和祝聖。在鹽井堂區，人們對司鐸的需要，更多體現在聖事方面，如舉行彌撒聖祭和聽告解。在沒有神父的情形下，為人施洗、主持婚禮和葬禮等工作，都可以由已婚的終身執事來做。在教友中不乏熱心、虔敬，富有為教會犧牲奉獻精神的好教友；使這些人當中的一部分，能有機會得到培養，並被祝聖為終身執事，這看起來，是鹽井教會最迫切的需要。在 2016 年，中國已經召開過一次有關終身執事的研習會。<sup>53</sup> 這是一個良好的開端，它說明中國教會重新認識和瞭解，終身執事

52 《教會憲章》，29 號。

53 信德網，〈北京：國內教會首次就終身執事舉辦研習會〉（2016 年 9 月 12 日），2024 年 1 月 15 日取自：<https://www.xinde.org/show/36161>。

在教會生活和牧靈工作中的積極意義。然而，因缺乏後續具體的跟進工作，終身執事的選拔與培養，仍是中國教會有待完成的工作。因此，鹽井教會想擁有終身執事的渴望，離實現還有很遠的路要走。

## 4.2 家庭、兒童與青年信仰培育的危機

如前文所述，鹽井教友們的信仰，是從十九世紀中葉開始，代代相傳至今。在鹽井，家庭一直是信仰傳遞的搖籃。在日常的家庭生活中，上一輩以言傳身教，把信仰植根於下一代人的心靈深處。在二十一世紀的今天，由於社會、勞工和城鎮化等諸多因素，藏族傳統的家庭模式，也正經歷極大的變遷。鹽井村，跟很多其他中國農村一樣，開始出現了留守老人和兒童。大部分青年人在外求學或工作後，會選擇在大城市安家落戶，而老人和孩子，則被滯留在農村。家庭結構的改變，對下一代人道德和信仰的培育，產生巨大影響。以往是一個濃厚的家庭信仰氛圍，在培育下一代的信仰，而現在，這個重擔則落在老人身上。這給今日的老年人和孩子，都帶來無法承受的壓力。從老人的角度，一方面，他們對兒童的培養，要時刻與現代傳媒抗衡，尤其是手機和網路遊戲的負面影響。另一方面，由於老人普遍不會講漢語，而小孩子們更加願意用漢語交流，導致老人與孩子之間溝通的障礙。同樣，在留守家庭中，父母的缺失對孩子的教育和培養，也帶來極大的損失。正如教宗在《愛的喜樂》中所提醒的：「（父母）不能完全把子女的道德培育託付他人。人的情感和道德發展必須要有一個基本經驗：相信父母是可靠的。這表示父母須承擔教育的責任，以他們的關愛和見證培養子女的信心

和真誠的尊重態度。」<sup>54</sup> 同時，那些父母長期不在身邊的孩子，沒有機會感覺父母的愛和關心，這些心靈上的缺失，會影響他們後期的成長。在家庭逐漸失去培養下一代人信仰的動力時，鹽井教會如何努力維護家庭信仰的完整，如何協助留守的老人和兒童，在信仰上持續成長，這些對今天鹽井教會平信徒領導小組的挑戰，無疑是艱巨無比的。

隨著過去幾十年經濟的騰飛，中國的城鎮化，也開始影響西藏的城鄉人口結構。越來越多的鹽井村的青年人移居大城市，比如昌都、拉薩、林芝等地，這也使這些年輕人開始經歷信仰危機。在西藏的大城市，他們一方面失去了天主教信仰的氛圍和信仰團體的支持，另一方面又受到現代社會世俗化的影響，導致他們將更多的精力投入於物質、名譽、地位和成就的追求上。信仰慢慢成為兒時的記憶；一年之中，大概只有回到鹽井村過節的時候，才會記起自己是一名教友。教友安娜憂心忡忡地說：「我有兩個女兒都在外地定居。她們都很有成就，工作都很好。但是一個已經入了黨，另一個也不再對信仰重視。我時常給她們發微信提醒她們祈禱，但是她們從來不回覆我。只是過節的時候給我發紅包。」<sup>55</sup> 如何繼續吸引和幫助這些逐漸遠離信仰和教會的年輕人，是現在鹽井教友們最頭痛的問題。

慶幸的是，還有一部分年輕人，仍舊留在鹽井村生

---

54 教宗方濟各，《愛的喜樂》，263 號。

55 本內容源自作者對安娜的深度訪談。

活。這些人依舊保持著信仰的熱忱，並很快會接替現在的中老年教友，而成為鹽井教會的骨幹和棟樑。然而，如何給這些年輕信徒，足夠和更好的信仰和牧靈培育，使之能擔負起帶領鹽井教會前行的擔子，又是現今鹽井教會的一個重要工作。或許，鹽井教會的平信徒領導小組，可以從教宗方濟各的勸諭《生活的基督》中，得到啟發與鼓勵：「青年牧靈關懷涉及兩個主要的行事方向：第一是尋找，也就是邀請和呼喚更多青年經驗上主；第二是成長，也就是幫助已經經驗上主的青年在發展的過程中日益成熟。」<sup>56</sup> 當在外地讀書或工作的青年，有機會回到鹽井探親的時候，教會團體是否可以積極主動去邀請他們來到教堂，並為他們提供信仰的團聚、共融與分享的機會。利用鹽井教會團體的力量，幫忙鹽井的青年們，重新找回在無信仰氛圍的異鄉失去的靈性上的陪伴。如教宗方濟各指出的：「團體在陪伴青年方面發揮著非常重要的角色，整個團體必須感到有責任接納他們、推動他們、鼓勵他們和挑戰他們。」<sup>57</sup>

### 4.3 信仰及福傳培育的缺失

在過去的十幾年裡，魯仁弟曾多次帶領部分教友外出學習。同時也曾邀請過老師進來鹽井，分享信仰經驗。然而，寥寥幾次學習班，無法代替鹽井教友們對持續的信仰培育的需要。也有很多教友，信德固然堅定，卻對信仰的道理知之甚少。在一次有關聖三的講道中，問及教友們聖

---

<sup>56</sup> 教宗方濟各，《生活的基督》，209 號。

<sup>57</sup> 同上，243 號。

神是誰，竟然有相當一部分人說沒有聽說過。雖然他們每天數遍劃十字聖號，卻不知聖三是哪三位。在一群玩耍的孩子中，問他們天主是誰，有答說，天主是魯仁弟，也有答說，天主是看堂的瑪達利娜。<sup>58</sup> 可見，鹽井教會雖然有著信仰的執著和熱忱，但是基本教理的培育，卻是極端缺乏的。疫情之後，鹽井教會需要重新把對教友的培育，列為工作的重點之一。

在對鹽井教友的信仰培育中，非常重要的一個幅度，便是福傳精神的培養。在鹽井教友的個人經驗中，福傳似乎是一件非常敏感的事，因為西藏是一個佛教盛行的區域，在佛教徒中傳播天主教，無異於引導佛教徒背棄他們祖先的信仰。儘管如此，鹽井教友還是需要認識，「福傳是對耶穌傳教命令的服從：『所以你們要去使萬民成為門徒，因父及子及聖神之名給他們授洗，教訓他們遵守我所吩咐你們的一切。』（瑪 28:19-20）」<sup>59</sup> 在提及福傳的時候，傳統的天主教徒，常會理解為勸人皈依天主教。教宗對福傳的建議，則改變了人們對福傳的狹隘解讀。在《福音的喜樂》中，下面這段話為鹽井教友勇敢福傳，提供了具體又可行的指導。

「有一種宣講是每個人日常的職責，就是把福音帶給我們遇到的人，不論是近人或完全陌生的人。這是在我們與人閒話家常時的非正式宣講，這可參考傳教士拜訪家庭所作的功夫。作為門徒，就是要時刻準備

---

58 本內容源自作者在聖堂中，為教友分享聖三道理，及私下與兒童互動的經歷。

59 教宗方濟各，《福音的喜樂》，19 號。

好把耶穌的愛帶給他人，這會在意想不到的地方發生：在大街、在廣場、在工作期間、在旅行中。宣講時，常持以尊重與溫和的態度，第一步就是個人交談，讓對方分享個人的喜樂、希望、對親愛的人的關心、或很多其他的內心需求。只有交談之後，便可帶出天主的話語，或讀一節聖經，或講一個相關的故事，帶出天主所說的話」。<sup>60</sup>

如果鹽井教友們按照以上的建議，在生活中去主動接近鄰人，通過生活中細心的關愛、理解和鼓勵，而贏得人的好感，必然會有機會，使人聽見天主的話，經驗福音帶來的安慰、釋放與生命改變的希望。如前文所述，令佛教徒改信天主教，是一件非常艱難的事，但鹽井的教友們仍舊可以將福音的真理與喜樂，帶到佛教徒的生命中。在福傳方面的培育，不單要在鹽井教友心中，培養福傳的精神，也要培育他們福傳的能力與技巧，其中最重要的，就是如何使基督的福音，以佛教徒和無信仰者能聽懂的語言傳達出去。如教宗方濟各所說：「真理恆常不變，這催促著我們不懈地尋找表達真理的方式，使語言能帶出真理及其持久的新意。」<sup>61</sup> 鹽井教會需要通過給教友提供持續的信仰培育，而越來越接近一個成熟的信仰團體。對內，她為信友創造一個可以持續聆聽天主聖言，彼此在信仰經驗的交流中互相促進，並時刻散發愛德的喜樂的環境。對外，她是一個積極又溫暖的福傳團體，「是招呼旅途上口渴者飲水的聖所，為能繼續前進，以及不斷往外傳教的中心。」<sup>62</sup>

60 教宗方濟各，《福音的喜樂》，127-128 號。

61 同上，41 號。

62 同上，28 號。

## 總結

特殊的地理位置與文化環境，造就了特別的鹽井天主教徒的神學與教會學。在鹽井教會團體的信仰表達中，呈現著交融、包容、共存、共生、虔誠，卻不迷信，相信末世的天堂，也更著眼於當下的人生的特點。鹽井是一片備受降福的土地，這裡土壤肥沃、氣候適宜，有富庶的出產、發達的教育、思想的開明和後代人的「高官厚祿」。這正應驗了聖經中描述的，凡信賴上主的人，「必像一株栽在水邊的樹木，生根河畔，不怕炎熱的侵襲，枝葉茂盛，不愁旱年，不斷結實。」（耶 17:8）

縱觀鹽井教會的歷史和今天，她見證了一個信仰團體，從生根發芽到開花結果，需要天主恩典的力量，需要勇於獻身者的生命與鮮血的澆灌，也需要信友在生活中，以信德的榜樣，與天主的恩典合作。鹽井教會也見證了真正的神學與靈修，必須在他們獨特的生活境遇與現實的考驗中形成。如果鹽井教友們的天主，是一位藏族的父親，是一位在教難與迫害中不離不棄的愛人，那麼其他地方教會的信徒，也必然經驗到他們自己的不一樣的天主。教友蘇薩娜在祈禱中，得到來自天主的啟示：「你不單要讀聖

經，更要寫聖經」。<sup>63</sup> 在西藏的土地上，鹽井教友用自己與佛教徒真誠的交流與和諧的相處，寫出了一本「鹽井教會聖經」。這本聖經描述的，是一位忠信、接納、包容與大愛的天主。這本聖經也繪出了一個屬神的教會團體；在這團體內，女性受到極大的尊敬與愛戴，平信徒成為中堅力量。鹽井教會也是由有限的人組成，也需要接受普世教會的邀請，而不斷重新檢討和更新自己。她需要檢討她是否結出足夠的果實，是否更接近人群，使堂區成為活躍的共融和參與的環境，和完全以傳教為重的團體。<sup>64</sup>

潔白的雪蓮花，因盛開在雪山之巔，愈顯珍貴。鹽井教會，這座青藏高原上唯一的天主教堂，也成為普世教會在西藏的生活的見證。願天主以祂的大能，繼續堅固鹽井教友的信德，使他們以豐盈的生命，為周圍的佛教徒，帶來福音的喜樂與美好！

[ 附錄：鹽井天主教會圖輯，除特別註明外，所有圖片均由作者拍攝。 ]

---

63 本內容源自作者對蘇薩娜的深度訪談。

64 教宗方濟各，《福音的喜樂》，28 號。

## 參考文獻

《教會憲章》。2023年12月30日取自：[https://www.vatican.va/chinese/concilio/vat-ii\\_lumen-gentium\\_zh-t.pdf](https://www.vatican.va/chinese/concilio/vat-ii_lumen-gentium_zh-t.pdf)。

教宗方濟各著，甘保祿譯，《人們渴望見到耶穌——給教理老師的書信和講道》。澳門：樂仁出版社，2014。

教宗方濟各，《生活的基督》。2024年1月30日取自：[https://www.vatican.va/content/dam/francesco/pdf/apost\\_exhortations/documents/papa-francesco\\_esortazione-ap\\_20190325\\_christus-vivit\\_zh\\_tw.pdf](https://www.vatican.va/content/dam/francesco/pdf/apost_exhortations/documents/papa-francesco_esortazione-ap_20190325_christus-vivit_zh_tw.pdf)。

教宗方濟各，《促進神學》。2023年12月1日取自：[https://www.vatican.va/content/francesco/it/motu\\_proprio/documents/20231101-motu-proprio-ad-theologiam-promovendam.html](https://www.vatican.va/content/francesco/it/motu_proprio/documents/20231101-motu-proprio-ad-theologiam-promovendam.html)。

教宗方濟各，《愛的喜樂》。2023年12月10日取自：[https://www.vatican.va/content/dam/francesco/pdf/apost\\_exhortations/documents/papa-francesco\\_esortazione-ap\\_20160319\\_amoris-laetitia\\_zh\\_cn.pdf](https://www.vatican.va/content/dam/francesco/pdf/apost_exhortations/documents/papa-francesco_esortazione-ap_20160319_amoris-laetitia_zh_cn.pdf)。

教宗方濟各，《福音的喜樂》。2024年1月30日取自：[https://www.vatican.va/content/francesco/zh\\_tw/apost\\_exhortations/documents/papa-francesco\\_esortazione-ap\\_20131124\\_evangelii-gaudium.html](https://www.vatican.va/content/francesco/zh_tw/apost_exhortations/documents/papa-francesco_esortazione-ap_20131124_evangelii-gaudium.html)。

王天玉，〈藏族女性的角色與地位：文獻回顧與研究展

望》，《西藏大學學報》，2018年1月4日。2024年1月30日取自：[http://www.tibet.cn/cn/rediscovery/201801/t20180104\\_5319795.html](http://www.tibet.cn/cn/rediscovery/201801/t20180104_5319795.html)。

中國新聞網，〈西藏鹽井的文化交融：茶馬互市打開藏族村落大門〉，2011年7月14日。2024年1月30日取自：<https://www.chinanews.com.cn/gn/2011/07-14/3182834.shtml>。

央視網，電視節目《瀾滄江—湄公河流域簡介》解說詞，2007年12月29日。2024年1月30日取自：<https://discovery.cctv.com/20071229/104133.shtml>。

主業團網頁，〈教宗方濟各：平信徒是教會的主角〉，2016年5月8日。2024年1月30日取自：<https://opusdei.org/zht/article/jiao-zong-fang-ji-ge-ping-xin-tu-shi-jiao-hui-de-zhu-jiao/>。

尕藏加·德吉卓瑪，〈藏區多元宗教共存之歷史與現況〉，《中國藏學》，2008年第2期（總第82期），頁49-59。2024年1月26日取自：<https://www.aisixiang.com/data/23251.html>。

牧童。2024年1月30日取自：<https://francismutong.blogspot.com/>。

信德網，〈北京：國內教會首次就終身執事舉辦研習會〉，2016年9月12日。2024年1月15日取自：<https://www.xinde.org/show/36161>。

索甲仁波切著，鄭振煌譯，《西藏生死書》。浙江大學出版社，2013。

祝勇，《西藏，遠方的上方》。遼寧教育出版社，2006。

陳世賢，《你的耶穌，我的佛陀——深刻的宗教交談》。台北：光啟文化，2007。

梵蒂岡新聞網，〈教宗致意大利主教：同道偕行的教會向所有人開放〉，2023年5月26日。2024年1月30日取自：<https://www.vaticannews.va/zh/pope/news/2023-05/pope-to-italian-bishops-a-synodal-church-is-open-to-everyone.html>。

梵蒂岡新聞網，〈教宗接見神學委員會成員：教會是女性，需要去除她的男性化〉，2023年12月1日。2023年12月1日取自：<https://www.vaticannews.va/zh/pope/news/2023-12/pope-reflection-feminine-dimension-church.html>。

聖十字若望，台灣加爾默羅隱修會譯，《靈歌》。台北：上智出版社，2001。

楊健吾，〈基督教在四川藏族地區的傳播〉，《宗教學研究》，2004年第3期。

劉君，〈康區外國教會覽析〉，《西藏研究》，1991年第1期。

顏小華，〈關於藏邊鹽井村的宗教與現狀考察〉，《中國藏學》，2009年第4期（總第88期）。

〈獻身生活會及使徒生活團部全體會議後反省文件〉，  
2014年11月25至29日於梵蒂岡），《新酒裝於新皮  
囊——梵二後的獻身生活及其持續性挑戰》。

“To Serve the People of God: Renewing the Conversation  
on Priesthood and Ministry”, *Origins* 48, no. 31 (2018).

附錄



雪山腳下的上鹽井村



一位攝影家拍攝的鹽井教堂全景（經其本人允許使用）



鹽井教堂四合院內景（2023年）



鹽井教會墓地裡杜仲賢神父之墓



1987 年建的教堂



2023 年聖誕節，為新領洗的教友獻哈達



佛教僧侶代表前來參加 2023 年聖誕節聚餐



2023 年聖誕節彌撒後聚餐



2023 年聖誕節聚餐時為外教朋友（淺粉色衣服的）唱祝酒歌



2023 年聖灰禮儀（教友們自己為自己抹聖灰）



2023 年復活節聖週六燭光禮



2023 年復活節彌撒



2023 年復活節嬰兒受洗



畫復活蛋的孩子們（2023年）



2023 年復活節聚餐後的歌舞慶祝



鹽井教會唱經班在練習復活節歌曲（2023 年）



收割莊稼的鹽井教友們



幫忙教友收割莊稼後的聚餐



本文作者與看守教堂的瑪達利納姐妹在教堂的菜園裡工作



彌撒中前去領聖體的教友



彌撒中前去接受祝福的兒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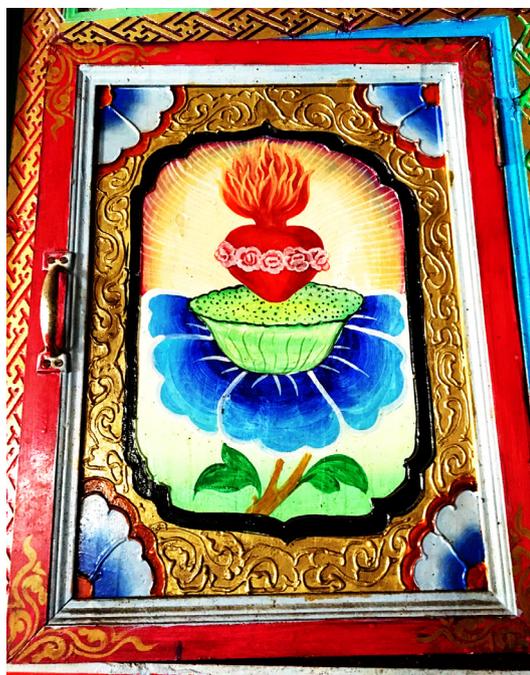
脊背上的信仰（背著孩子來教堂祈禱的教友們）



阿尼修女



典型的鹽井教友家庭的宗教裝飾（聖龕和灶台）



畫在蓮花上的聖心



# 綻放在西藏高原上的信仰之花—— 今日鹽井天主教會團體的現狀與簡析

中國教會專題研究報告系列（3）

Occasional Papers on the Church in China (3)

作 者：郭曉平

編 輯：阮美賢

助理編輯：何穎儀

排 版：陳芷婷

出版年份：2024

出版：聖神研究中心

香港黃竹坑惠福道六號

電話：(852) 2553 0141

傳真：(852) 2873 1545

電郵：hsstudyc@hsstudyc.org.hk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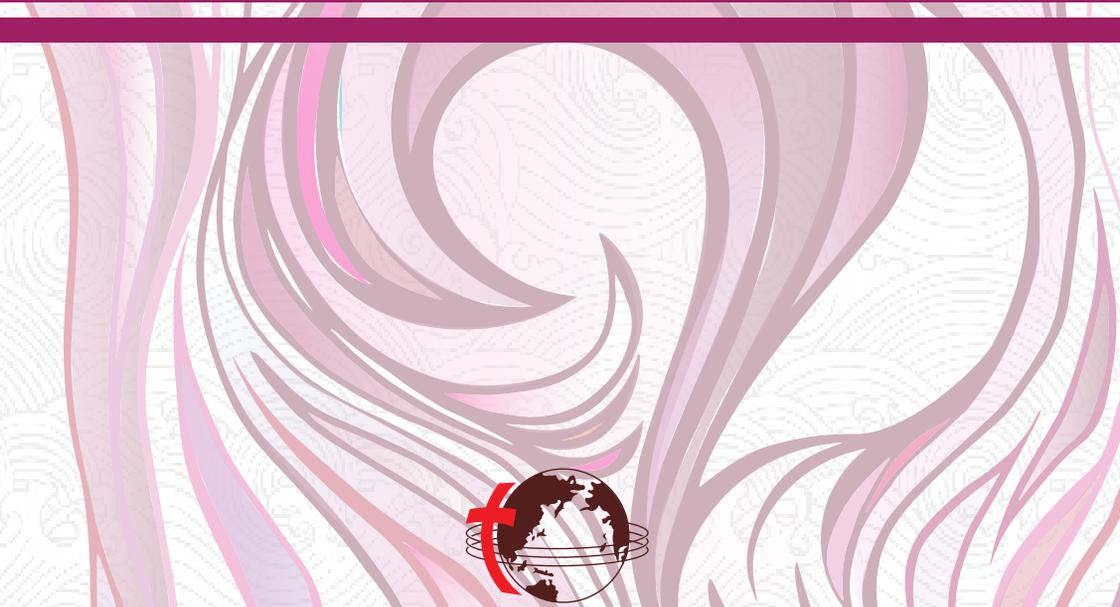
網址：<http://www.hsstudyc.org.hk>

版權所有

聖神研究中心

ISBN 978-988-16478-8-7





聖神研究中心